

鄭証因著

萬山王

上海元昌印書館發行

萬山王

鄭證因著

元昌印書館印行

| |
|---------|
| 有 所 權 版 |
|---------|

| |
|---------|
| 印 翻 准 不 |
|---------|

著 作 者 鄭 證 因

出 版 者 元 昌 印 書 館

發 行 人 張 大 椿

發 行 所 元 昌 印 書 館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三號
電話：九三六八〇號

目次

- 第一章 仗義應撐蒼聚俠劍……………一
- 第二章 金沙谷內初會萬山王……………二三
- 第三章 婆心苦口難渡惡根人……………四九
- 第四章 利劍輕揮一陣勝三雄……………六六

萬山王

鄭證因著

第一章 仗義應援莽蒼聚俠劍

石金龍隨師父靜虛方丈，趕奔莽蒼山金沙谷，欲赴公孫劍客與萬山王鄒傑的約會，夜入莽蒼山東山口，經過煙霞嶺，五雲峯，到了赤霞宮，見孤鴻子蒲清平正與一老僧閒談，經蒲道長介紹與觀主靜真禪師認識，蒲道長向靜虛方丈道，老觀主已經要歸化登仙，他才是玄門中得道之士更向這位靜真觀主道：「這位是福建少林寺靜虛老禪師，是少林派中最有成就的人，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從來是一家，現在你要多照應，」這位靜真觀主稽首道：「久仰靜虛師兄的大名，今夜竟蒙辱臨敝觀，實在是三生有幸，禪師請坐，」靜虛方丈答着禮，一同落坐，孤鴻子蒲清平，向靜虛方丈問道：「禪師這次到莽蒼山來，大約是爲滿湘劍客公孫毅的事吧，」靜虛方丈忙答道：「不錯，正是爲二十餘年來道義之交的老友而來，真是意想不到，竟能和蒲道長在這兒會上，我師徒二人和一清菴主分手，夜入莽蒼山，正好像盲人瞎馬一般，尙還沒探查出萬山王鄒傑他安窳立舵的所在，蒲道友此來定能知道他一切了，」孤鴻子蒲清平點頭道，禪師到赤霞宮這裏，暫時停留一下很好，再往前大約走不得了。從排雲嶺

起，這個惡虜已層層佈置，他這次從滇邊帶來的一批江湖成名人物還不算，最可恨的他把苗疆中最厲害的苗人，挑選來四十名，帶入莽蒼山，這般苗民們十分厲害，他們天生來的具有一種爬山越嶺的功夫。這萬山王鄧傑在苗疆中，更用武術來訓練他們，這四十名苗人在苗疆就作他的死黨，把這四十名苗人帶入莽蒼山之後，從排雲嶺直到金沙谷，他一共設了五道卡子，往裏闖着不響說他所約來的一般江湖能手暗施辣手，就是這四十名苗人，他們的利箭苗刀，飛抓套索，就不是平常武功所能抵禦，一個個翻山越嶺快似猿猴，所用的弓箭和飛刀，全是有毒藥，只要被打中就有性命危險，鄧傑這次真是逆天而行，和瀟湘劍客就是有不解之仇，他也該自己和他清算，就是約請綠林同道伸手幫忙，江湖道中也有這種規矩，這最不應該，把這隊苗民帶來，就是瀟湘劍客公孫毅毀在他手中，被害的不過一人，可是這鄧傑最萬惡的是，對這四十名苗人，全許下他們只要莽蒼山事完之後，他要帶着他們在沿途上飽掠一番，叫這苗人們盡情搶掠漢人的珍貴之物，作為酬勞，這般苗人，強暴異常，形同野獸，恐怕那時要有多少善良的漢人，慘死在苗箭苗刀之下，萬山王鄧傑這種行爲，實無法再容他，洪大俠那裏，得到這般信息之下，所以叫貧道早早的起來，要阻止瀟湘劍客公孫毅不叫他冒然和萬山王鄧傑相會，並且還恐怕一般武林同道，仗義幫忙的，不知道萬山王鄧傑的底細，和他這次的辣手，冒然的往莽蒼山裏闖進來，遭到苗人的毒手，所以無論如何，總要早早的佈置一番，再行與他相會，洪大俠已經

獨備應付之策，不過千里途程，他那裏來的及，因此他已經挑選了四十名壯丁，打發他們連夜趕奔蒼苔山，只是這般壯丁，雖有特殊的技能，但是他們決比不上我們輕功提縱法夜行術的功夫，所以計算着最早也得十四日才能趕到，只是倘若在這時，誤闖進去，豈不枉遭毒手。靜虛老方丈聽到孤鴻子蒲清平這番話，勃然變色，恨聲說道：「我還想不到萬山王鄧傑，他竟自下這般毒手，居心毒惡，令人髮指，只是瀟湘劍客公孫毅，不知是否已經闖入排雲嶺，更有我們一清菴主帶着他弟子秦梅貞，和我分路而行，倘若菴主不能查出這種陰謀暗算，渝排雲嶺如何是好」，這時赤霞宮靜真觀主忙答道，老禪師不用擔心，一塵菴主師徒，已被貧道派人接引，他師徒就在這五雲峯第三峯下，天仙菴內暫駐俠蹤，貧道這裏，已然派出本觀的道士們，各自把守外山一帶所有的要路口，只要見着俠義門中人，必要設法接引他們，叫他們全趕奔赤霞宮，大約瀟湘劍客公孫毅，還沒有進山，靜虛方丈忙向這位靜真觀主合十一拜道，觀主的慈悲，老納銘感五中，但盼瀟湘劍客公孫毅能够也被接引入赤霞宮，就是我們大家之幸了，隨又向孤鴻子蒲清平問道，洪大俠久據瀛邊，交遊亦廣，對於黃山一帶也很熟習，此次萬山王鄧傑所約請的人，實不可輕視，我所知道的，最著名的有雲中三鳥，穿雲鶴，據貧道所知，此次萬山王鄧傑所約請的人，實不可輕視，我所知道的，最著名的有雲中三鳥，穿雲鶴，周青，鐵翅鵬張大業，雙頭鳥喬天化，還有東川三道嶺伏虎莊鳳翅鏑齊雲，這般人不算，最厲害的是

南海天鷗幫幫的首領，竟也被他撮弄出來，因為南海天鷗幫這位領袖視財如命，萬山王鄧傑，竟把苗山所得幾件珍貴的東門，送與了他，這個老怪物竟自貪圖幾件心愛的珍寶，不惜違反自己的幫規，他竟自到莽蒼山相助，靜虛方丈眉頭一皺，略一思索，向孤鴻子蒲清平道，可是那天鷗幫龍頭舵朱老義，此人還在塵世，孤鴻子蒲清平哼了一聲道，不只於他在世，他把他天鷗幫最厲害的四個門徒也帶入莽蒼山，這就是江湖上遠近聞名的南海四兇，孽蛇謝振，海豹崔洪，小銀龍錢四立，水上漂趙明，大約還有些散在川滇閩粵一帶的綠林，足有二十餘名，所以洪老前輩，對於這次的事，十分動心，認爲萬山王鄧傑，此番他這麼大舉的對付瀟湘劍客一人，恐怕另有野心，因為鄧傑這些年來，他在邊荒一帶，久有作綠林盟主之心，只是有洪大俠坐鎮在那裏，不容他施展，他只能在苗疆一帶橫行，此番他把邊荒一帶成名綠林，約請出來，就是瀟湘劍客屈服在他手下，他也不能就那麼乾乾淨淨的一走，這次他定要趁着機會，在莽蒼山開山立寨，霸據綠林，以東南盟主自居，此人天性還麼惡辣，手黑心毒，若是容他霸據綠林道，將來爲害地方，或者比今日這種事可就厲害的多了，這般人全被他收籠入掌握之中，試問有多大力量才能除他，所以洪大俠的主張，趁着瀟湘劍客公孫毅和他清算舊仇，正好借着俠義道的力量，爲江湖道除一個大害，早早把這惡魔消滅了，其餘的人就不足慮了，貧道以洪大俠股肱相託，所以我早早趕到莽蒼山，我更約了兩位玄門道友，他們大約至遲在明日定可趕到，只不

知瀟湘劍客被什麼事攔，竟會到這時還不見到來，靜虛方丈道：老衲但願佛祖的慈悲，他被什麼事就攔住不能前來，倒也很好，他倘若早早入莽蒼山，倒是一件不幸的事，好在他決不會誤約，至遲中元節必要趕到的，一清菴主既然已到天仙菴，請示靜真觀主可能請菴主到觀中一敘，靜真觀主忙答道：全是道友有什麼妨礙，何況一清菴主領袖衡山派爲當代大俠，貧道能够和他一敘，也是三生有幸，孤鴻子蒲清平遂吩咐本觀中的道士，到天仙菴去送信，靜虛方丈道，務必囑咐道友們，形跡上要謹慎一些，排雲嶺一帶，既有萬山王鄧傑黨羽，難免有他手下的弟兄放哨到這一帶，總是謹慎些爲是，靜真觀主微微一笑道：師兄不必擔心我這赤霞一帶，雖不是什麼禁地，但是妖魔小丑，諒還不敢在我這赤霞宮附近妄逞強梁，靜虛方丈忙合十施禮道：觀主恕老衲失言了，這時本觀中道友已經去到天仙菴送信，孤鴻子蒲清平向靜真觀主道：此次我們爲了瀟湘劍客的事，不得不給觀主多添麻煩，因爲往前再淌下去，就要和萬山王鄧傑的部下接觸，只好在這裏略做佈置一番，靜真觀主道：貧道年歲已高，何況一切功夫多年廢置，不會操練，貧道實在不能爲瀟湘劍客幫忙，至於在赤霞宮作爲策應之地，我看在那一方面也應該盡這一點力，貧道雖然老廢無能，但是當年也會在江湖道上仗劍行道多年，我還沒把這些綠林巨盜們放在眼內，靜虛方丈跟孤鴻子蒲清平，對靜真觀主這種慷慨情形十分感激，說話間，外面有脚步聲響，跟着風房一開，本觀中一位道友站在門口向裏面稽首道：一清菴主，師徒駕臨

，這位道友說罷，往旁一閃身，靜虛方丈，石金龍，孤鴻子蒲清平，靜真觀主全站起來迎接，一清菴主帶着秦梅貞走進丹房，彼此見禮，一清菴主向靜虛方丈道：師兄到的不晚，看起來我們還是孤陋寡聞，莽蒼山很有些個武林道友們在這一帶清修，我們竟全不知道，我若不是被蒲道長接引，入天化菴暫住，只怕這時已經闖入萬山王設伏封禁之地了，靜虛方丈也含笑答道：我何嘗不是被蒲道長的仙蹤所誘，才來到赤霞宮，更拜見了本觀玄門的道友靜真觀主，此番我們入莽蒼山，爲蕭湘劍客了結這場事而來，但是我們知道的並不十分清楚，這次的事若不是洪大俠和蒲道長關心太切，安心對付這萬山王孽傑，我們只怕不容易就下手把這場了結下來，剛才聽蒲道長說起，萬山王孽傑此番的佈置，手段是惡辣十分，倘若是我們冒然闖進去，一個應付失當，不止於不能幫助公孫毅，連自身全許毀在這般惡魔之手，他在金沙谷一帶已經佈置下極厲害的埋伏，並有邊荒一帶水陸兩面的綠林，和有能爲的江湖朋友相助，我們要不是好好的計劃一番，無論何人單人獨騎往裏闖，只怕非敗在他手內不可，一清菴主慨然說道：多行不義必自斃，萬山王孽傑逞能惡念野心，任憑他預備多厲害的人物，終歸要走到失敗之途，貧僧只可恨他決不該把苗疆那種兇苗野狸帶入內地，此次我們不用厲害的手段，把這惡魔一舉殲除，後患無窮，論起來我們全是出家人，不該多造殺孽，不過這次的事不同，誅惡人救許多善良，這是我們出家人應作的事，佛祖尙且要掃蕩羣魔，我們殲除這種窮兇極惡之徒，不會帶累了我們

出家人的清修事業，孤鴻子蒲清平道，樞主說的極是，所以洪大俠對於這番專看的極重，費道在赤霞宮一帶等候大家阻止前進，也正是爲等待洪大俠青雲山莊手下得力的四十名弟兄趕到莽蒼山之後，再行動手，這般人不過是青雲山莊的莊丁，就因爲他們接近苗山，對於邊荒上兇苗野狸的能力性情，知道的比較我們清楚，用他們來剋制這種凶苗野人，我們正好在對付萬山王鄧傑所領率的這一級江湖道，這裏說話間聽得遠遠鷄聲報曉，孤鴻子蒲清平向一濟樞主道，現在我們只有等待着瀟湘劍客公孫毅到來，和他從長計議一下，瀟湘劍客公孫毅會面，倘若在明日我們的人全到齊了，我們決不會誤事，到那時候定的七月十五，和瀟湘劍客公孫毅會面，倘若在明日我們的人全到齊了，我們決不會誤事，到那時我們還是明闖還是暗入呢？靜虛方丈說道，明天就是十四，倘若我們事情如願，青雲山莊的弟兄全能趕來，我們可以計劃一下，萬山王鄧傑此番層層設伏，我們到十五那天，若是領率着一般道友們，明入排雲嶺，那萬山王鄧傑倘若不肯明着出頭接待我們，任憑我們往裏闖，請想我們青雲山莊所來的四十名弟兄是否整隊而入，那一來不齊自投羅網，我們深入排雲嶺以後，他層層封鎖起來，我們只怕要吃極大的虧了，依老衲看來，此番萬山王鄧傑在莽蒼山設伏相待，他可並沒指定了一定的地方，這莽蒼山綿延數百里，這正是他狡詐之處，他安心要暗中算計瀟湘劍客，我們不能被他這種陰謀所制，自投絕地，倘是我們的人若是應手，老衲很想在今日的夜間，夜闖排雲嶺，我們要把他所有佈置的伏兵

，完全給他挑了，這一夜間萬山王鄧傑若是出頭相見，不妨令瀟湘劍客和他正式的解決，倘若他利用手下的黨羽和苗人阻攔我們深入，我們只好放開手，無論如何，把他四下的佈置完全給他挑了，我們到達金沙谷，至少也在天明之後，總算我們七月十五日應約而至，就是明晚夜間和他見了面，也不算我們失禮，我們能够不誤了期限，很早的到來，萬山王鄧傑他明面上說不出什麼來，老衲想這樣辦，痛道長你以為如何，菴主有什麼意見，也不妨指教，靜真觀主在赤霞宮修練多年，人傑地靈，對於老衲這種拙見，有什麼不宜之談，還望念在武林道義不客氣的指示，也好成全公孫毅，這步危難關頭，倘能够這次把瀟湘劍客公孫毅保全住了，不止於他一人心感盛情了，靜真觀主忙答道，老禪師不要這麼客氣，貧道對於這件事，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過我這些年跟江湖道上隔別已久，一切全都隔膜，所以決沒有什麼高妙的主意貢獻，貧道對於莽蒼山山形地勢，倒很熟悉，老禪師的主意很可以那麼辦，這萬山王鄧傑，他這番從排雲嶺起直到金沙谷，他正是要利用山勢的險峻，和幾處極難走的地方，他埋伏下伏兵把守，可謂善於利用地利，也足見此人十分難惹了，等着貧道把這一帶險要之處全寫出來，禪師們只要注意的看一下，也就知道此中的利害了，靜虛方丈忙合十施禮道，謝觀主的慈悲，孤鴻子蒲清平一旁說道，師兄所計劃很可以那麼去作，萬山王鄧傑他並沒有事先劃出地點來，我們想按着江湖道遞帖拜山，他若是不肯明着接待，我們豈不是先裁判他手內，夜闖排雲嶺是很好的辦

，他只要用那種兇狠的苗人來阻擋，我們洪大俠派來的部下，足可以抵禦他們，倘若他仍然任憑我們往裏闖，他所有的伏兵，不肯事先動手，安心要把我們困在裏面，我們又該作怎樣打算，一清菴主道，我們到動手時，不要大隊的往裏攻，好在有靜真觀主能够指示我們入山的路徑，我們把道路查明之後，只要他任憑我們往裏闖時，我們把洪大俠所派來的弟兄們分開佈置起來，凡是經過要緊的路口時，完全要留下我們手下的弟兄駐守，這足可以預備好進退之路，也正提防他設計圍困我們，孤鴻子瀟平道，這種辦法很好，既是這樣，我們在明夜二更時看我們來的人情形如何了，瀟湘劍客公孫毅只要不到，我們只好到時候再定辦法，大家計議已定，一清菴主看了看秦梅貞和石金龍，兩人是默默無言低頭不語，菴主遂站起來，向大家告辭道，我們就這樣辦吧，瀟湘劍客不論何時來到赤霞宮時，請道友們給貧僧送個信，我立時過來和他相見，貧僧暫時告辭，靜真觀主也不強留，站起相送，一清菴主帶着秦梅貞才往門口那裏一邁步，突然身形往後一退，向身後說道，瀟道友房上是什麼人下來，這時瀟平靜虛方丈全是一驚，剛要開口喝問，只聽門外有人說道，不速之客，擅闖丹房，觀主能不加罪麼，圓門隨着一開，靜虛方丈，和孤鴻子瀟平，全失聲驚呼道，公孫老師，你可把我們想壞了，從門外闖進的正是瀟湘劍客公孫毅，大家往旁閃身，趕到一注視這位瀟湘劍客時，全有些心驚了，瀟湘劍客面色蒼白，似乎很受過極大的勞頓精神頗有些不支，一清菴主等全撤身往裏相讓，靜真觀主也

迎了過來，瀟湘劍客公孫毅抱拳拱手躬身拜道：我公孫毅，一身冤孽牽纏，帶累得禪師道長們這樣關心，爲我跋涉風塵，熱腸仗義，叫我公孫毅，銘心刻骨，感激難言，這時赤霞宮觀主向瀟湘劍客公孫毅道：公孫老師，此番所對付這萬山王鄧傑，雖說是個人私仇，可是一半也爲是主持江湖正義，爲江湖道中去一個惡魔，在我們修道的人看來，正是多積一份善功，公孫老師也何必這麼客氣不安，這時，石金龍重新給師父叩頭行過禮，含淚說道：弟子一別師門，已經數年的工夫沒見着恩師的慈顏了，弟子聽到師父現在有這種牽纏不解的仇家，莽蒼山定約相見，弟子寢食不安，隨着老方丈來到這裏，竟能和師父相會，這真是弟子的願望，弟子受師父大恩，辛勤教誨，孤山傳劍，弟子對於師恩絲毫未報，現在師父有什麼令，命弟子效力，只管指示，雖肝腦塗地，粉身碎骨，義所不辭，瀟湘劍客公孫毅趕忙伸手把石金龍拉起，慨然說道：當時我們孤山一別，你也會諄諄的問我後會之期，我也曾告訴你，師徒的緣分未斷自有相會之時，如今倒實踐前言，不過今夜師徒一會等於曇花一現，大約也就算是最後的訣別了。石金龍還要開口說話時，公孫毅看着一清菴主和秦梅貞一眼。向石金龍道：你們的一切事我已盡知，不用再說了，現在蒙一般道義之交，對我公孫毅拔刀相助，我和萬山王鄧傑這場事，或哉也許挽回危難也未可知，你坐下去吧，石金龍不敢多說話，退過一旁，孤鴻子蒲清霄向瀟湘劍客公孫毅說道：公孫老師，你已經早早的離開了瀛邊回轉內地，怎的到這時才來到莽蒼，你可知道洪

大俠那裏已經打發青雲山莊得力的弟兄們兼程趕到莽莽助你對付這惡魔，瀟湘劍客公孫毅道，蒲道長，不怕你見怪，我公孫毅此番和萬山王鄧傑清算舊仇，我個人欠下的冤孽債，我要自己清償，我實不願意帶累他人，所以我到滇邊完全是探查萬山王鄧傑的虛實動靜，我決沒向洪大俠那裏請求相助，他怎的竟會冒然派人前來，並且千里迢迢打發他青雲山莊的健兒們，起奔莽蒼山，到後留些形跡，於青雲山莊頗有不宜，洪大俠真是多此一舉了，孤鴻子蒲清平冷笑一聲道，公孫老師，你這種孤高廉潔的性情真比我厲害的多，不過你也想想，洪大俠那種深謀遠慮，實比我們高的多，他有心相助，不妨打發他幾個門下助你對付萬山王鄧傑，他此番不避一切，這麼遠的道路，反打發他手下壯丁前來，實有重大的原由，那萬山王鄧傑，他請出邊荒一帶草野中奇人江湖中能手，來對付公孫老師你，可是論起公孫老師你這些年鍛鍊的功夫尙能應付，你瀟湘派的一字慧劍，爲武林中絕無僅有的劍術，何致於真個就爲鄧傑所制，在莽蒼山會上面，正不知鹿死誰手，可是這番萬山王鄧傑，竟有出人意外的舉動，他竟把苗山中最厲害的兇苗野獍召集了四十名，帶進莽蒼山，以這種兇苗野獍天賦本能，和苗人慣用的利器，要來對付一般俠義道，這豈是我們武林中一般人所能對付的，恐怕不爲鄧傑所制，反要毀在他這般苗人手內，洪大俠豈能看作等閒，洪大俠更知道公孫老師的這種性情，決不肯開口請求，全武林同道爲了你一個人的事叫同道們踏危履險，所以老俠自動的把青雲山莊得力的能手，挑選了四十名

來對付他這般兇苗野狸，公孫老師你還說洪大俠多事，豈不叫他寒心，公孫毅聽到孤鴻子蒲清平的話，那蒼白的臉上，不覺一紅，也覺得自己失言，忙向孤鴻子蒲清平拱手道，蒲道長，恕小弟失言了，蒲清平含笑，你我道義之交，這些小事何足介意，我們要安排來對付鄧傑才是，公孫老師可還有武林同道前來和鄧傑一會麼，孤鴻子蒲清平的意思，就是問公孫毅請了人沒請，蒲湘劍客公孫殿恨聲說道，萬山王鄧傑此番對付小弟手段真是惡辣，我也曾事先探聽他的動靜，也要知道他預備的力量，我會深入苗疆，費了一個多月的工作，算是查明他的下落，他差派出去幾撥人，所請的邊荒一帶江湖能手，我全知道了，可是我竟沒探出他挑選四十名兇苗野狸前來，他的手段倒也十分厲害了，我公孫毅這場事，我決不肯帶累着好朋友們跟我淪渾水，只是萬山王鄧傑此番所請出來的人，個個全是扎手的人物，我因為所定的日期很有富裕的日子，我安心把這般人阻擋一下，要破壞他預定的惡魔，可是萬山王鄧傑他竟能處處的提防到，已經防備到我這種打算，在滇邊一帶，我一下手把他派出來的黨羽們，就給他消滅了兩個，可是我到南海想去阻擋那天鷗討的龍頭朱老義，鄧傑這個惡魔竟自打發出三路接應，不容我入南海一步，我爲了這件事，會和他暗中拼鬥了十幾日，但是我始終沒出了瀾滄江口，我這一耽擱，他所去的人已經把天鷗討龍頭朱老義，給盡感動了，帶着南海四兇已經趕奔莽蒼山，我已算是走在他們後面，只好是和他莽蒼山一決雌雄，所以我這才一直的返回來，我到孤山了結自己！

點私事，取了一件東西，我本打算早早的趕到莽蒼山等候他，想不到一位歸隱的老前輩，是一位師叔，他老人家竟自打發門下弟子把我截留，竟逼得我非要到青苔觀走一遭，才許我到莽蒼山，我只得聽從老前輩之命，所以我這些日來，沒有一刻安閒，往返奔波數千里的途程，我行道江湖以來，還沒吃過這種苦子呢，孤鴻子蒲清平，靜虛方丈，一清菴主，聽到瀟湘劍客公孫毅說出他瀟湘派的老前輩，把他召赴青苔，可是公孫毅對於去青苔觀究竟有什麼事，閃爍其辭不肯說出，這三位可全知道裏面含有文章，因為對於他瀟湘派的前輩雖沒見過，不過久已聞名，是當代一位俠隱，對於他的姓名沒有人知道，只在武林中傳說着，這位天靈叟雖然是一個俗家，已經得道煉修了辟穀輕身之術，在青苔觀隱跡已經三十餘年，他的年歲大約已經百齡以上，久已和江湖上隔絕，沒有人再見到他，此番瀟湘劍客公孫毅竟被他這位師叔召去，定然對於公孫毅這場事有相助之處，瀟湘劍客公孫毅是瀟湘派僅有的傳人，繼承他門戶的尚沒有正式的傳人，也足以接他的衣鉢，像石金龍雖拜在他門下，不過是寄名弟子，瀟湘劍客倘然在莽蒼山一會之下，毀在了萬山王鄧傑之手，只怕他瀟湘派從此就算封閉了這一派，他們僅有的老前輩，伸手來支撐他，也是理應當然，公孫毅既然不肯說，誰也不便問，靜虛方丈向公孫毅道，公孫老師，現在萬山王鄧傑從這排雲嶺一帶已經處處設伏，後天就是中元節，公孫老師打算怎樣和他相見，公孫毅道，我雖和他定約，這老兒並沒指定了地點，既然是從排雲嶺這裏已經有他的

人，下卡子埋伏，我好從這裏正式闖進山去，萬山王鄧傑倘若能够派人接引我，任憑他佈置成虎穴龍潭，我也一樣往裏闖，倘若入排雲嶺，他不肯好好接待我公孫毅，我只好遇到什麼憑我掌中一口劍和他週旋了，靜虛方丈，論理應當這麼作，不過萬山王鄧傑下手的情形，完全是陰謀暗算，我們也就無須乎處處講這些江湖過節兒了，蒲道長把那一帶的情形大致查明，他所請的人，到齊了沒到，還知道不詳細，不過苗山所帶來的兇苗野狸已入莽蒼，排雲嶺一帶也正是他們埋伏的頭道阻攔，公孫老師何能得知，這般兇苗野狸的厲害，我們若是一下手，就和這般苗人作對手未免失招，方才和蒲道長，一清菴主，和老觀主計議一番，我們認爲青雲山莊下來的人也就要到了，洪大俠必然得信，他自己手下所部健兒，足以對付這般兇苗野狸，那麼只要這四十名弟兄到了之後，我們要暗闖排雲嶺，他預備最後和公孫老師你相見之地是金沙谷，可是從排雲嶺到金沙谷，有四道極厲害的埋伏，這幾道厲害的埋伏，給他破了，闖到金沙谷，和這個惡魔，一決最後的生死，蒲道長曾說過洪大俠的意思，萬山王鄧傑，固然是將來一個大患，此番對付他，只好放手去作，可是對於這般野苗更不能輕視了，只要被他們逃出莽蒼山，可就是無窮後患，不知道有多少黎民百姓遭到這兇苗的毒手了，所以必須把這般苗人完全收拾了，以免後患，靜虛方丈把這番話說完，公孫毅點頭道，我一切計劃不週之處，全仗着老師父們不客氣的指教，倘若僕侍能把萬山王鄧傑治服了，不僅是我公孫毅之福，也是邊荒一帶黎民

百姓之幸，說話間天色已然大亮，一塵菴主仍然帶着秦梅貞回轉天仙菴歇息，這裏大家等待着來人，趕到中午之後，赤霞宮所派出去的道士們是奉命把守各處要緊的路口，守北道那裏的道士趕回赤霞宮來報告，說是哀勞山家山嶺青雲山莊所派來的人前站已到，孤鴻子蒲清平，趕緊帶着人前去迎接，瀟湘劍客公孫毅也知道信隨着孤鴻子蒲清平出了赤霞宮，順着山道迎接過來，轉過一道嶺頭，只見巔着山道上來一隊獵戶，並且全是內地的打扮，瀟湘劍客公孫毅已然看見頭裏那個領隊的正是青雲山莊的教師玉麒麟洪俊，這是大俠洪五範的胞姪，此人在青雲山莊掌着大權，所有護莊的弟兄全由他一人教練，此次洪大俠竟派他帶領得力的弟兄到莽蒼山仗義應援，瀟湘劍客公孫毅緊走了幾步迎到了近前，拉住了玉麒麟洪俊的手說道，洪師兄千里迢迢教你受盡風霜之苦，爲我公孫毅的事，教我公孫毅深抱不安了，玉麒麟洪俊雖是年過半百，可是他天生來的俊秀，顰眉鳳目，鼻直口方，六尺多高的身材，猿背蜂腰，尤其是兩眼的神光十足，帶着十分的威嚴，這時含笑答道，公孫老師說那裏話來，道義之交不許客氣，只要能够不誤了事，多受些辛苦算不得什麼，青雲山莊的事老師是盡知，平時除了練工夫之外，有工夫就得操作，我們就是不出來又那有一日清閒，這時孤鴻子蒲清平也到了近前，玉麒麟洪俊忙向孤鴻子行禮道，蒲道長來得很早，這裏事有蒲道長主持一切萬無一失了，公孫毅遂問道，洪師兄青雲山莊帶來的人全在這裏麼，玉麒麟洪俊道，人太多若是一齊走易露行跡，所以我們這一撥人

全扮作了獵戶，走在山裏看着才不扎眼，後邊還有兩隊，他們入莽蒼全是鄉農打扮，大約隔不了多大時候也就可以趕到了。瀟湘劍客公孫毅跟蒲清平引領着玉麒麟洪俊和這二十多名弟兄，直奔赤霞宮，靜虛老方丈帶着石金龍站在廟門前等候着，此時也迎向前來，蒲清平給兩下裏引見了，一同進了廟，這二十多名獵戶由廟中的道士照應着，全安置歇息之所，本觀觀主也出來和玉麒麟洪俊相見，這也正因為洪大俠威名遠震，他的俠骨熱腸，凡是武林中人沒有不敬服的，一同到客堂落坐獻茶，說了沒有幾句話，更有道士們進來報告，青雲山莊後面的兩撥人已經全到了，瀟湘劍客公孫毅親自出去照應着，把後來的二十多名弟兄也全迎進來，這些個弟兄跟前隨着玉麒麟洪俊來的不一樣，他們全是鄉農打扮，內中更有八個人全是打柴的樵夫，每人還帶着一担乾柴來，公孫毅就知道這裏面有原由，果然他們把乾柴放在大殿前，把外面的乾柴抖去，趕情帶進來四十面盾牌，這種盾牌和內地官兵所用的不一樣，比籐牌子那種盾牌略小，比虎頭牌大，這種東西更是堅固異常不怕水火，是邊疆上一種特產，用千年紫籐作成了細絲，跟銀絲擰在一處，用它來編成盾牌，不怕水，不怕火，這四十名弟兄全是久經訓練，使用這種盾牌在苗疆中和兇苗野獍衝鋒對敵如入無人之境，公孫毅看着他們把假柴担子收拾起，把這一般健兒們全安置在兩面客堂中，自己仍然回來，陪着玉麒麟洪俊細說眼前的事，玉麒麟洪俊道，臨來時莊主囑咐我，此番到莽蒼山明着雖說是為公孫老師幫忙，實際是為江湖道主持正義，也正

是盡我們俠義道的天職，我率領這四十名弟兄專爲的對付萬山王鄧傑所帶來的鬼苗野狸，因爲老莊主對於這件事很注意，先前本已探聽得明白，所以請蒲道長先趕到莽蒼，可是老莊主更派了四名熟悉苗疆的莊丁，扮成了久走苗疆的漢客，從苗人口中探聽明白此番萬山王鄧傑所帶來的竟是苗疆上最著名最凶悍的狼山苗，這一族在苗人中十分利害，他們生得比那一個部落全醜惡，可是本領也比別的部落高，翻山越澗如履平地，所用的刀劍全有毒，手底下非常準，若是不知底細把他們當作平常苗人看待，就讓是有武功護身想也難免到遭他們的毒手了，所以老莊主得着確實信息以後，很嚴厲的向我交待，此番青雲山莊這四十名弟兄，只要被他們逃入內地決不容我們再回青雲山莊，莊規之嚴爲老師父們深知，所以公孫老師和蒲道長千萬不要對我們這般人存客氣之意，下手還是越早越好，遲則生變，依我看就以今夜動手爲宜，老師父你們以爲如何。瀟湘劍客公孫毅慨然答道，多承老莊主關心，我們豈能辜負老前輩的盛情，今夜定然早早下手，免得萬山王鄧傑黨羽越聚越多，越發不好收拾了，何況定約就在明日，今夜我們是決意闖排雲嶺，闖進去跟萬山王鄧傑老兒一決雌雄，玉麒麟洪俊趕緊的到前面調度自己所帶來的四十名弟兄，把他們應用的東西完全備好，所帶來這四十多人沒有一個在二旬以上，此時全換了衣服，一色的藍布短衫褲，頭上藍絹帕包頭，下面是一雙草鞋，這是川邊走山道最得力的東西，並且就是寒冷的天氣，也多半赤着腳，每人是一張連珠弩一個箭囊，每人一口鋒利的鬼

頭刀，這四十名壯丁是一色打扮，到了夜間，每人有一支白鶴翎插在鬢邊，這爲是夜間易於辨視，不致於傷害了自己人，這四十名弟兄由玉麒麟洪俊親自統帶，他在青雲山莊統率護莊的壯丁，就全憑着一桿綉旗，指揮調度，如今奉命到莽蒼山來仍然是用繡旗做號令，可是這四十名弟兄中尙有四名小頭目，每一隊各領十人，青雲山莊這一隊健兒全收拾好了預備出發，這裏直候到天晚竟不見別的人到來，瀟湘劍客公孫毅倒是絲毫不放在心上，靜虛老方丈反倒念念不忘，方丈自己的至友鎮江府三才劍鏢，彥他到這時還不見到來，靜虛方丈反有些放心不下了，因爲自己和他也是二十餘年道義之交，自己出頭請他不會不到，不過不能因爲他沒到就攔着不走，那一來豈不誤了事，起更之後住在天仙菴的一庵菴主跟秦梅貞也到來，本觀的觀主靜真道長早已給預備好了幾份詳細的坤圖叫大家仔細看看，務必的把道路記清，更要知道萬山王鄒傑他設伏的所在，靜虛方丈，一庵菴主，瀟湘劍客公孫毅，玉麒麟洪俊，全把地圖仔細的記了一下，這時天色已經快到三更，孤鴻子蒲清平向玉麒麟洪俊說道，洪師父只要你把道路記清之後，帶着四十名弟兄先行起身，試試他們所有的苗人完全佈置在什麼地方，需要引誘他們埋伏的苗人出頭動手，倘若他們隱在叢林密菁中，我們不把他引逗出來，冒然的闖了進去反倒容易爲他所困，這件事洪師父要十分注意才好，玉麒麟洪俊忙答道，老師父們只管放心，我決不會誤事，洪俊立刻召集手下四十名弟兄分爲四小隊，自己帶十八名莊丁奔排雲嶺一帶闖他正面的山道，

單令四名頭目分爲兩隊，每兩個頭目帶十名弟兄，奔北邊的從狼牙嶺那邊繞過去，破他的伏兵，我們的人可不能聚在一處，全散佈開，兩名頭目領率着十名籐牌手，破他的伏兵，從南邊繞過去的奔那南嶺那邊一段盤山蹬道，這一路雖則不好走，可是有一條軀軀的小道，是個最險的地方，那是必有苗人守護着，闖進這條道時，只要把把守的狼山苗擒獲，我們自己的人跟着要守住住了，不得再教萬山王鄧傑的手下走脫一人，全分派好了，玉麒麟洪俊掌着令旗，帶着十八名弟兄直撲排雲嶺，這時月光雖然湧上半年，但是因爲這蒼山倒處裏高峯峻嶺，月光時時遮蔽住，山道上險沉黑暗，玉麒麟洪俊率領着這般弟兄，還得時時隱蔽着形跡，玉麒麟洪俊起身後，瀟湘劍客公孫毅向靜虛方丈，一稟菴主抱拳拱手道，老師父們多幫忙吧，我們也先奔排雲嶺闖他一下，倘若能够早早的渡過排雲嶺入金沙谷就無足介意了，靜虛方丈向公孫毅道，我們這般人不可全成一路，也要分散開，看明他動靜虛實，不值得我們動手的不要冒昧動手才是，公孫毅點點頭，靜虛老方丈帶着石金龍，一清菴主帶着秦梅貞，瀟湘劍客公孫毅，跟孤鴻子清清平隨後出發，這位赤霞宮的觀主留在觀中，預備有人到來也好接待，瀟湘劍客公孫毅剛轉過前面玉泉殿，聽得靜虛老方丈帶笑和一個人說着話，那情形是有客剛到，瀟湘劍客公孫毅趕緊轉過玉泉殿，只見靜虛老方丈站在月台下，石金龍侍立一旁，在老方丈對面站立一位四十多歲的文人模樣，這人相貌長得很是瀟灑，他身旁站着一年，正是自己的記名弟子如烟，瀟湘劍

客知道來人定是靜虛老方丈的好友三才劍鍾彥，公孫毅趕忙緊走了幾步到了近前，抱拳拱手道，這位定是鎮江府的鍾大俠了，在下公孫毅久慕大名，今夜竟蒙鍾大俠趕到莽蒼，叫我公孫毅感激不盡了，三才劍鍾彥也忙答禮道，尊駕敢就是公孫毅老師父麼，公孫毅忙道，不敢當，靜虛老方丈哈哈一笑道，你們二位倒叫老衲省事，自報姓名用不着引見了，公孫毅正色道，在下一身孽重連累得武林中一般老師父們爲我受風塵勞苦僕僕征途，我公孫毅何德何能，竟蒙老師父們這們相助，真叫我感激難忘，三才劍鍾彥含笑答道，公孫老師，你我雖是慕名朋友，可是側身俠義門中以道義爲重，急難相呼還是應該稍効綿薄，我你遇到不平事就是陌路人也該拔刀相助，何況還有靜虛老方丈和我在下道義之交，更全不是外人了，恕我來遲，公孫老師父這可是已經出發了麼，我真抱歉得很，瀟湖劍客公孫毅忙說道，鍾大俠來得不晚，我和萬山王鄧傑定約是中元節相會，我們是趁着今夜先下手，爲是看看他的力量究竟有什麼預備，鍾大俠一路勞乏請到後兩客堂中待茶，也好歇息歇息，三才劍鍾彥不由笑了一聲道，公孫老師你竟把我看作那麼不禁折磨的文人秀士了麼，我們遊俠江湖海闊天空，過慣了風餐露宿，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勞苦，我既然已到這裏還沒有給公孫老師誤事，我覺得很幸運，公孫老師不必客氣，咱們一同走，略事機宜，我很願意早早見識見識他這萬山王鄧傑，究竟是怎樣一個扎手難惹的人物，靜虛一旁也說道，公孫老師就不必客氣的，青雲山莊的弟兄也已然出發，我們得照應他一般人，

更要看看排雲嶺一帶究竟有什麼阻攔，公孫毅答了個好字，遂一同往赤霞宮外走來，靜虛老方丈把這裏所探查的情形，大致的說與這位三才劍鍾彥，這位鍾大俠聽到萬山王鬱傑居然敢這麼倒行逆施孤注一擲，他把俠義道中看的竟沒有再敢干涉他的人，不提鍾彥憤憤不平，此時石金龍和如烟集會到一處，這兩人當年在瀟湘劍客門下，情同手足，自從分別後，天南地北各自東西，石金龍十分惦念他，這次爲了師父莽蒼赴會，竟能和如烟師兄見了面，兩人是又悲又喜，全躲開了瀟湘劍客跟靜虛老方丈，離開他們很遠的，兩人在後面隨着走着，互相述說起別後的情形，石金龍毫不隱瞞，把個人一身遭遇，完全說與了如烟，趕說到了和秦梅貞這一番冤孽牽纏，到如今還是未了之局，若不是靜虛老師父以公孫老師身逢大難，無論如何也得料理他老人家這番事，所以我和秦梅貞這段未了之局，只好暫時放手，先不去管他，如烟聽石金龍這麼說着，低聲向石金龍道，師弟，你不可太固執了，我們現在雖然全算離開師門，不論什麼事，只要有師父們作主張，我們應該敬謹遵命才是，師弟你想，靜虛老師父在少林派中是有修爲的高僧，一切利害因果，他看的清清楚楚，師弟既是靜虛老師父認爲你跟秦梅貞是宿世姻緣，不是人力所能爲，師弟你又何妨爲武林中添一份佳話，石金龍道，如烟師兄眼前的事尚不知吉凶如何，我們現在何必提這些事吧，我看不論如何總得等莽蒼一會之後，把公孫老師事，辦出結果來，我的事只要兩位恩師認爲作的對，我們俯首聽命還不咸麼，如烟道，師弟正該如此，兩

人說話間抬頭一看，靜虛老方丈瀟湘劍客，三才劍鍾彥，已經全走出有半箭地去，再過去一個小山頭就看不見他們了，如烟向石金龍道：師弟咱們盡顧說話了，咱們緊趕上去吧，免得師父怪罪我們不禮，石金龍道：不要緊，我已經聽他們說過這一段的道路，離排雲嶺尚有十餘里的山道好走，我們多年闊別，好容易見着面，這次我定要求師父們，在金沙谷一會之後，叫我們哥兩個聚會些時，這如烟見石金龍這麼對自己親切，真如同同胞兄弟一般，如烟自從離開瀟湘劍客公孫毅之後，也是孑然一身飄流各地，自己當年在師父門下雖然名義上是書僮，不過師父把自己收作寄名弟子，公孫老師也沒肯拿自己當那奴僕看待，尤其是石金龍師弟懷着復仇之念，孤山學劍對自己尤其是重着，現在以這種飄零孤寂之身，遇到了知己的好弟兄，所以這種依戀之情非筆墨可能形容，轉過一帶山峯，如烟用手向前面一指道：師弟你看，大約前面有所發現，老師們把形跡已然隱去，我們緊往前趕一程吧，石金龍也看到靜虛老方丈施展輕功提縱術，飛縱路旁懸崖峭壁間，瀟湘劍客公孫毅却隱向道左邊的石峯後面，三才劍鍾彥他竄上一株大樹頂，石金龍踉如烟，趕緊把身形貼近路旁，也借着草木隱蔽着身軀，緊趕過來撲奔靜虛老方丈隱身之處，相隔還有丈餘遠，只見靜虛老方丈向這邊擺手示意，不叫師兄弟兩個出聲，兩人悄悄的來到靜虛老方丈的身邊，伏身一旁，向前查看，只見前面再走過去，就是一段斜坡的山道，漸漸的往上高起，由東南斜奔西北是一排高嶺，遠遠望着，黑壓壓霧沉沉，好像一座山城

，可是看了半晌，任什麼沒有，石金龍心中懷疑，可是不敢問，就在這工夫，突然從那山坡上面，順着道邊，有一條黑影，疾如脫弦之箭，身形並不往高處縱起，向這邊撲過來，石金龍低聲向靜虛老丈道：這來人是何路道，師父要預備一下。

第二章 金沙谷內初會萬山王

靜虛老方丈從孔鼻中哼了一聲，扭着頭低聲說道：石金龍你難道看不出來，來人所施展的輕功提縱術，很顯然是衡山派玉清庵的輕功飛行之術，這種踏着地面走，你遠遠看着，雖然走的這麼疾，扁頭決不慌，也不往高處竄，這是武林中一種極難練的功夫，不要多言多語，菴主到了。果然剎那間已判近前，正是一廡菴主。到了靜虛老方丈身旁，低聲說道：現在前面就是排雲嶺，嶺上已經有萬山王鄧傑所率領的那隊苗人，佈置把守，這一帶大約還有幾個江湖能手，協助那般凶悍的苗人，阻擋我們前進，現在我們青雲山莊的弟兄已經欺了上去，玉麒麟洪俊，也在暗中調度，所率領的這一般健兒，正在候令往上猛攻，眼前就要和萬山王鄧傑一較身手了，我們不必遲延，趕緊往上排搜一下，預防着他排雲嶺下，須伏下暗樁，我們不要遭到了暗算才好，靜虛老方丈，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萬山王鄧傑，孽由自作，禍由自取，只可憐這一般苗人，無故的被他蠱惑出來，眼看着他們，就得

血濺莽蒼山，這種罪惡完全是鄧傑一人造成了，靜虛老方丈遂向左邊的峯頭上，和道旁的樹頂上一點手，瀟湘劍客公孫毅，三才劍鍾彥，一齊飄身下來，由靜虛老方丈草草告訴排雲嶺上情形，大家立刻一分派，各自撲奔一個方向，現在可不要現身，等着玉麒麟洪俊，指揮着他所統率的一般健兒往上攻時，我們猝然現身撲上去，把道路打開，最不濟也得把這般野苗，追下排雲嶺，商量好瀟湘劍客公孫毅撲奔當中這條山道，石金龍，秦梅貞，柳如烟三小併為一處，叫他們隨在公孫毅的後面同進退，靜虛老方丈，跟一清菴主和三才劍鍾彥，分三路上去，因為青雲山莊四十名弟兄分為四小隊，也是分為四隊往上攻，所有老俠客們，要各保護一隊，青雲山莊的弟兄，全有盾牌護身，不致於被苗刀苗箭所取，可是這般兇苗身形全太快，要提防他們那種獸性發動，猛往下撲，真要是動手，肉搏時，青雲山莊的弟兄，就不是敵手了，所以這般人應該注意到，野苗往排雲嶺下衝，更是堤防到有江湖能手，被派在這裏協助凶苗，這麼商量好，靜虛老方丈，一清菴主，從左邊一片亂山頭往上衝去，瀟湘劍客公孫毅貼着山道的右側，三才劍鍾彥，翻上右邊一帶高崗，把身形隱蔽起，往上面湊去，石金龍，柳如烟，秦梅貞被派在一路，石金龍很是不願意，但是師父已然吩咐出來，當時那敢駁回，遂不向別人打招呼，石金龍頭一個順着山道旁，緊隨在公孫毅的後面，往上衝去，柳如烟在當中，秦梅貞在最後面，自己因為有石金龍在頭裏，更不便往上搶了，腳底下全是用足了力，縱躍的很快，這一段山坡沒有

多遠，不過半里左右，眨眼間公孫毅已然翻到這段山坡平坦處，再往上淌就是排雲嶺，這一帶草木深茂，一排排的老樹，全是千百年的古木，公孫毅往前出去不遠，已然看到青雲山莊的弟兄們，玉麒麟洪俊，正翻到一個大樹頂子上，往嶺腰那邊查看，守護那裏的野苗們，雖則也把身形隱起，可是每隔不大工夫，就有一個身量高大的野人，遠遠雖則看不見他的面貌，只有耳上那種金環，在他一起一落間，被那月光照着，金環閃爍發光，那情形看出這野人，定是他們頭目，正在巡查佈置，他所領率的野苗，這時玉麒麟洪俊已然從樹頂子上飛身下來，那他手中那桿小旗子一揮，散伏在山道上的弟兄們，立刻從草木中移動，漸漸的往上欺，離着嶺根下，也就是十幾丈遠，那玉麒麟洪俊左手執一面盾牌，右手的小旗往前一揮，他把那小旗往頂上一插，隨手把背上摺的一口鈎鐮刀撤下來，揉身而進，忽左忽右的縱躍着，仍然借着荒草樹木隱蔽身形，却往排雲嶺當中這片山壁上猛撲上去，身形決不停留，縱躍如飛，已經衝上去十幾丈高，這才被伏守的野苗發覺，立刻嗚鳴的連響了三聲苗山所用的號角，上面的苗人，利箭苗刀，嗖七的帶着風聲，竟往玉麒麟洪俊身上打去，可是當中這一隊弟兄，趁勢也飛縱起來猛往排雲嶺上撲去，那苗刀苗箭如雨點一般飛躑下來，可是這般弟兄全有盾牌護身，把身形一矮，全隱在盾牌內，像雨點一般的利箭射過來，有的崩落地上，有的嵌在盾牌上面，可是這般弟兄腳底下全是輕快異常，一面護着箭，一面縱身往上猛撲，玉麒麟洪俊，也是左手盾牌，右手一面三

角號旗指揮着，當中這一路，十名驍悍矯健的弟兄，已經衝過嶺半腰，這時齋湘劍客公孫毅看到青雲山莊訓練的這般弟兄們，身形矯捷，勇猛異常，遂把掌中一字慧劍舞動，向石金龍，秦梅貞，柳如烟，招呼了聲，隨我往上衝，說話間離着排雲嶺頭也就是六七丈，上面那般凶苗野狸，見發出那麼多箭來，敵人一個也沒打下去，不由的全犯了野性，有三名野苗，把弓箭收起，各拔出苗刀，從排雲嶺頭猛撲下來，好在玉麒麟洪俊，以及所領率的弟兄們，多是久住邊荒，看慣了凶苗野狸，若是換在內地，漢人們乍一看到這種苗人，不用說動手，這種凶惡的相貌，就能把你嚇退，一個個身高全是六尺開外，紫茄子一般的肉皮，長髮披在腦後，兩眼血球一般，三四分長的黃牙板，嘴唇全包不過來，一張血盆口，襯着那凶眉惡目，耳上掛着金環，身上披着軟皮的苗人服裝，四肢全裸露在外面，腿上和胳膊上黑毛寸許長，那鬚足全因是久跑山道，磨的全鐵了，踏在石上，雖然石頭有楞角，只有把石頭碾碎，却傷不着他們，怪叫着如同鬼嚎，縱躍如飛，猛撲下來，有一個身形最快，他從三四丈高的地方，往下一縱，向一名青雲山莊的莊丁，面前撲到，手中雪亮的苗刀，隨着他身形下落之勢，猛砍了下來，這名弟兄躲避不及，因為着腳的地方，雖不是懸崖峭壁，可全是險峻的斜坡，碎的一整道口苗刀剝在了盾牌上面，雖然沒把盾牌剝開，已經被砍了一道尺許長的裂口，這種苗刀鋒利可知，因為這種盾牌，製造的堅固異常，完全是用邊荒一帶所產的紫藤，全破成了一分粗，用漆浸透，凝結起來，編

成了盾牌，平常刃物傷不動他，可是苗人這種苗刀，鋒利的出奇，這名弟兄雖則有盾牌護身，沒被他砍上，可是野苗的力量太大，這名弟兄被震的竟往下倒翻着滾了下來，另一名野苗從旁邊也正撲到，他却趁這時變足一頓，手中的苗刀，向倒翻下來的弟兄身上猛戳下來，這時瀟湘劍客公孫毅已經飛縱上來，見這名弟兄要死在他苗刀之下，公孫毅腳下一點，騰身縱起，人判劍到，掌中劍向這口苗刀上猛力一崩，噲的一聲，兩下的刃物相碰，發出極長的嘯聲，這口苗刀被公孫毅蕩開，可是這野苗右臂往後一揚時，身軀也隨着向後一栽，左腳飛起，向公孫毅的身上猛踹過來，公孫毅往左一上步，右腳隨着一提，掌中劍已然遞過來，向這野苗的腿上便削，在公孫毅的劍遞出去，覺得身左側，一股子暗器的風聲到，耳中更聽到，後面石金龍喊着：師父，苗刀，公孫毅趕忙身形往山坡上一撲，只覺得從左耳上嗖嗖的兩股子勁風過去，山石上面錚錚的兩聲暴響，帶着一溜火星，竟是兩口飛刀，從自己頭上打過去，這時真是危險萬分，自己身形少往下矮一寸，就得死在這苗刀之下，公孫毅已然看出從左邊嶺頭撲下來的一名凶悍野苗，正在斜着身子，發出飛刀之後，身形還沒轉過來，瀟湘劍客公孫毅一提丹田之氣，騰身竄起，向上猛撲，這口劍遞出去，照定了野苗的右肋猛刺，那野苗向左邊兒一上步，他把左手的苗刀換過來，趁勢猛力往後一甩刀，竟和公孫毅的劍身撞上，公孫毅一劍刺空，此時石金龍柳如烟，也各自挺身前進，同時撲到，柳如烟把當中那名野苗劫住，石金龍一抖腕子，劍遞出來

，照着這名野苗的右跨上猛刺過來，這苗人一聳身，從山坡上拔起丈餘高，往上面一落，身形一轉，嗖嗖的又是兩口飛刀打出來，向石金龍跟瀟湘劍客的面門打到，師徒二人各自一揚頭，這兩口飛刀又從頭頂飛過去，向嶺下落去，石金龍趁勢探手囊中，把梭子鏢扣在掌中，往起一騰身，身形撲上去，隨着身形往下落之勢，一抖腕子，把掌中的梭子鏢打出去，直奔這野苗的咽喉打到，這野苗一聲怪叫，他因為閃避略慢，梭子鏢雖沒傷着咽喉，却把他脖項的左邊劃破了二寸長，這種野人真個厲害，雖在受傷之下，他那種凶焰不減，反倒增加，一個餓虎撲食，竟向石金龍猛撲過來，這種撲擊的勢子，決不是武林中動手的功夫，這種野苗他到了情勢緊急時，立刻那種獸性發作，安着同歸於盡的心，往你身上猛砸，他是和你一塊往山下摔，那就是誰長的結實誰活着，這種猛如野獸般的身軀撲下來，石金龍雖則身上有極好的功夫，但是你用兵刃決阻擋不住他，身形往旁猛力一縱，可是竟被這名野苗，右掌掃着一下，把石金龍的衣服撕了一大塊，這一下身軀猛往下摔去，順着山坡往下滾，那名野苗也收不住勢，也往下衝去，秦梅貞是在最後面，此時將將的縱身上來，眼中看到這種危急的情形，探手囊中抓了兩粒沙石七寶珠，用掌把往外一抖腕子，這兩粒七寶珠從掌心翻出來，正奔這野人的雙目，這野人已經收不住勢，身形任憑怎樣靈活，閃避的也不如意了，嘍的一下奔他右眼的那粒七寶珠竟打進他的右眼，這野苗一聲鬼嚎，竟自倒栽下去，秦梅貞此時一縱身竄了過來，石金龍身軀正往下翻轉

秦梅貞知道若是硬截，自己也得被砸下去，身軀往旁一閃，脚下用力登山坡，却用左手猛往石金龍的右肩頭一抓，秦梅貞雖然沒有那麼大力氣，能把他把抓回來，可是這一截，把往下滾的力量卸了，石金龍腰上用力一挺勁，身形停住，騰身躍起，向秦梅貞招呼了聲：師妹，我這條命全是師姊所賜，秦梅貞一皺眉，噤了一聲，一句話不答，騰身縱起，竟向山坡上面竄去，如飛的去追趕瀟湘劍客，石金龍也不由的嘆息，好在這是一個緊急關頭，沒有工夫思索那些恩怨，自己略一定神，見師父已經闖上排雲嶺，可是上面已有阻攔，四五名凶惡的野苗，正在全力進攻，可是玉麒麟洪俊，所帶的弟兄，也同時衝上嶺頭，和那野苗纏戰在一處，眼中更看到有一名漢人的服裝，倏起倏落，忽進忽退，和瀟湘劍客以及玉麒麟洪俊，拚命的動着手，秦梅貞也趕緊騰身縱躍飛撲上來，這時將近一帶，苗人那種號角，嗚嗚的速鳴着，秦梅貞知道到了緊要關頭，一連三個縱身，也衝上嶺頭來，脚下才點着嶺頭一塊長石，一名高大的野苗，帶着一股子風聲，從斜刺裏猛撲過來，雪亮的苗刀，向秦梅貞斜肩帶臂便砍，秦梅貞可不敢硬接硬架，往旁一撤身形，用掌中劍一撥他的苗刀，腕底翻去，劍身一顫，竟刺在這名野苗的右腿迎面骨上，這名野人怪叫着，騰身一縱，竟向嶺後撲去，秦梅貞不顧一切，騰身追趕，身形縱出來，脚才一點嶺頭，突然從東邊一排亂松後面竄出一條黑影，這人身形好快，疾如脫弦之箭，往秦梅貞停身處一落，這人掌中一口細尖刀遞過來，向秦梅貞胸口上便扎，秦梅貞左腳往旁一撤

，一翻腕子，用劍身向這人的翹尖刀上便碰，這人翹尖刀往後一撤，身形倒縱出去，飛登一塊五六尺高的巨石上面，却向秦梅貞厲聲喝叱道：「一個閩門少女，胆敢入莽蒼山，參與江湖道的事，你真是自尋送死，老師傅們是江湖道上的好漢，焉能和你動手，還不給我逃命去吧，秦梅貞聽這個江湖道口出狂言大話，右手壓着掌中劍，也厲聲說道：「匪徒，你敢輕視你姑娘，你是什麼人，敢這麼賣狂，這人哈哈一笑道：「鸞頭鳥喬天化，難道就肯和你這麼個黃毛丫頭動手麼，秦梅貞十分惱怒，這匪徒口齒太以輕狂，口中說了聲：「不過鼠竊狗偷之輩，雲中三鳥，姑娘早知道有你們這三個惡魔了，莽蒼山是你遭劫應難來了，秦梅貞往下一矮身，壓劍揉身而進，往這塊巨石上猛撲過來，脚往巨石的邊上一站，這口劍已經遞了過來，照着鸞頭鳥喬天化的小腹上便刺，鸞頭鳥喬天化，往後擰身，鳳凰單展翅，掌中的翹尖刀往後一甩，向秦梅貞的劍身上猛崩，秦梅貞腕子反着往外一擰，劍身隨着一轉，倒往上提，這口劍反向鸞頭鳥喬天化的右臂上削去，喬天化往回一撤翹尖刀，身形一轉，已經騰身躍下巨石，秦梅貞劍一擦空了。喬天化身形撤走，他那肯不追，身形往前一撲，脚底下一踏巨石，竟自猛撲過去，身形往下一落，離着鸞頭鳥喬天化，不過五尺左右，秦梅貞左足壓地，身軀往前一俯，右臂隨着往外一抖，夜叉探海，掌中劍向喬天化的後心刺去，這喬天化他往左一恍身，一個「黃龍轉身」式刀隨身轉，掌中刀翻過來反向秦梅貞的右臂橫劈，秦梅貞趕緊往左一斜身往後撤劍，「跨虎登山」式，順

式擡掌中劍往外一展，向喬天化右腿上削來，喬天化右腿往後一撤步，掌中劍尖刀「海底撈月」式從下往上的兜起，硬往秦梅貞的劍上一崩，秦梅貞這口劍幾乎被他崩出手。往左一恍身時，嗖嗖的兩條苗箭射過來，秦梅貞趕緊一低頭，這兩支箭完全從頭上射過去，可是這喬天化已經跟蹤進步，遞刀扎來，這種情形叫你沒有抽招換式的餘地，秦梅貞只好脚下用力騰身往起一縱，竄起六七尺來，駕是往山坡下退，可是身形這一落下來，那知道雙頭鳥喬天化，一個「猛虎出洞」式，他從上往下緊撲下來，秦梅貞腳未落穩，喬天化已經跟蹤趕到，竟自用「順水推舟」式，這一翻尖刀橫砍下來，秦梅貞因為身形沒落實，任憑有多大本領也無法閃避，秦梅貞在急切間上半身往下一沉，這種傾斜的山坡也就是將將的能夠着足，這種猛往前伏身自己全收不住式子，可是這一來可把刀閃開，就在這時又從那山坡的南面弓弦響處又射過一條苗箭來，這一箭秦梅貞身軀正是往下倒去，箭射中了秦梅貞的左臂已經摔在山坡上，只要再往下一滾，這支箭頭非拆在肉內不可，那石金龍自己被救之下，鼓着勇氣往上衝，當中這一隊青雲山莊的弟兄也正把上面這一羣野苗殺散，可是這般野苗他們決不肯就那麼敗退下去，仗着飛刀苗箭反覆進攻，石金龍一眼看到了秦梅貞已經被苗箭所傷，身軀就要滾下來，那柳如烟這時也從山坡那裏衝了上來，可是他比石金龍却慢六七步遠，石金龍詎着秦梅貞要毀在這苗箭之下，在急切間探手囊中，把靜虛老方丈所傳給的少林派暗器如意紫金珠打出兩粒，阻止那雙頭鳥喬天化，

隨着暗器發出之下，騰身一縱，往上撲來，那秦梅貞的身形也正往這邊一翻，石金龍猛往山坡上一撲，單腿下跪雙手把他身軀抓住，往上一推，這來雖是把秦梅貞的身軀給擋住了，可是他兩粒如意紫金珠打出去之後，已被雙頭鳥喬天化用翹尖刀磕飛，那喬天化又一騰身仍然竄進來，想傷石金龍和秦梅貞，石金龍此時顧不得秦梅貞如何疼痛，伸手把那箭桿抓住，一抬手把這支箭給拔出來，痛得秦梅貞嗷的一聲，暈了過去，石金龍先不管他的死活，伸手把秦梅貞兩臂抓住往起一提，硬把秦梅貞架起來，自己一翻身把秦梅貞擡在背上往山坡下逃，這種極難走的小窩坡，他背上又擡着人，腳底下如何走得俐落，往下掙扎出四五丈來，那雙頭鳥喬天化竟自噤住了聲：朋友！你還想走麼？一躍身已經撲了過來，那柳如烟這時看到了危急情形，自己若不破死救濟他們，只怕非落在敵人手內不可了，柳如烟也騰身縱躍避開了石金龍往下退的道路，斜往上撲過來，柳如烟一壓掌中青銅劍騰身往雙頭鳥喬天化身右側撲去，身隨劍進，一抖腕子，掌中劍竟向喬天化右肋上刺來，喬天化見柳如烟的劍到，他左腳順山坡往旁一滑，身軀向左一帶，他這是往下斜拖下一步來，「金鷄抖翎」式，掌中的翹尖刀竟向柳如烟腕子上削來，柳如烟趕緊一翻腕子，變招爲「倒懸金蓮」實劍的刃子一翻，這口劍從上往下劍身一轉，向雙頭鳥喬天化的右膀上削來，喬天化一刀遞空，柳如烟的劍變招又到，他右腳趕緊往下撤步，身軀又轉下去，順着山坡的勢子又退下三四尺來，他趁勢一騰身拾却柳如烟，順着山坡猛撲下來，

已經追到石金龍的背後，眼看秦梅貞石金龍要死在他刀下，就在他遞刀往下扎的一刹那，驀然一股子勁風撲過來，已經到他身旁，一清菴主竟喝叱了聲：孽障你那裏走？踏的一聲竟用掌中劍把夢頭鳥喬天化的翹尖刀打落在山坡上，喬天化兵刃出手，已經喪胆亡魂，脚下用力一點往山坡的橫下裏一縱，可是這位衡山派的老尼一清庵主認爲這種積惡江湖的綠林，留着他也是禍害，跟踪而進劍已經遞出來，夢頭鳥喬天化那裏還走得開，這一劍刺出來還算喬天化身形靈快，他趕忙在脚下才一沾山坡，右腳往前一上步一擰身，一清庵主這口劍算是斜穿着他右肋扎了過去，雖說是沒有當時廢命在劍下，可是身軀往前一恍已經踉蹌撞出去，眼看對就要摔下山坡，突然從上面飛撲下一人，一把却把夢頭鳥喬天化抓住，跟着騰身縱起，這人好大的腕力，腕子上帶着一個人他依然縱躍如飛，直撲山頭上，這時石金龍攔着秦梅貞退下排雲嶺，這位一清菴主趕緊的如飛追了下來，到了石金龍身後招呼了聲：賢契慢走，石金龍轉身見是菴主趕到，此時忽然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口中也不知說什麼，却要把秦梅貞先放下，一清菴主忙說道：賢契你可不要這麼顧忌着世俗無謂之禮，小徒到了生死關頭，或者仗賢契相救回生有望，不過不能就擱，你要把他趕緊送回赤霞宮，把我的丹砂帶去，內服外用，務必要趕緊辦，多遲延一刻多一刻的危險，說着話一清菴主從囊中把一隻小瓷瓶取出來遞給了石金龍，更囑咐道：回判赤霞宮向靜真觀主致意是窮僧相托，請他照顧一二，找一間靜室給小徒歇息，你把藥給他照法子

用過之後，就不用再管他了，石金龍趕緊答應着把藥瓶接過來，囁囁着說道：我兩位恩師如昔聞到我們……，一清菴主忙截住他的話說道：你只管放心，你救梅貞是基於道義，一來師門恩義重，二來爲的是瀟湘劍客與萬山王分生死定存亡之時，秦梅貞爲了公孫老師險些喪命排雲嶺，你救他也正應該，難道公孫老師還會責難你麼？至於你把那授受不親男女之嫌擺在心頭尤其是錯誤，我們俠義門中人只知道天理無虧，問心無愧，不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事已緊急，不便多言，快快去吧！石金龍諸諾連聲的答應着，攆着秦梅貞飛奔赤霞宮，一清菴主抬頭看了看，排雲嶺此時喊殺連天，所有青雲山莊的弟兄已然衝上去，那一般野苗人發出來的喊聲如同鬼嚎，非常慘厲，一清菴主一壓掌中劍仍然撲上排雲嶺，此時瀟湘劍客公孫毅玉麒麟洪俊在嶺頭已和幾名凶苗作了對手，還幾個苗人身上這種巧快真有些令人防不勝防，不過瀟湘劍客公孫毅此番和萬山王鄧傑莽蒼山一會，認爲不過是兩家的恩怨，實不宜於再牽涉上局外人，這一般苗人雖則被萬山王架弄出來爲他利用，可是公孫毅却不肯放手殺戮，所以竭力避免着，幸有青雲山莊這一隊弟兄以盾牌進攻，使凶苗野獍志不得逞，公孫毅趁着苗人被盾牌手逼迫得退下排雲嶺，自己却施展輕功提縱術，輕登巧縱從一排樹陰下竄過去，不過裏邊也沒有正式的山道，公孫毅按着所定的方向往正南下來直撲金沙谷，闖進排雲嶺後走出兩箭地來，突然從一排石峯後面，飛縱起兩條黑影，一左一右齊撲過來，向瀟湘劍客公孫毅奮力進攻阻止去路，這兩人

一個使一對雙懷杖，一個使一口厚背刀，兩下的兵刃全够重的，一施展出來帶着風聲，尤其是這個使雙懷杖的，他劈頭蓋頂雙懷杖往下一砸，帶着勁急的風聲，那個使厚背刀的却往右側遞刀向公孫毅肋上便戳，公孫毅猝被邀截，左手劍訣一領，掌中劍身形一轉，這來人的兩般兵器完全走空，可是那雙懷杖砸在地上，碎石紛飛，瀟湘劍客公孫毅已經身形倏轉，右手的劍已然橫圈過來，向使雙懷杖的攔腰斬去，這個匪徒也猛然左腳向後一滑，雙臂向左一帶，「鴛子翻身」雙懷杖掄起來反向瀟湘劍客公孫毅的右肩右臂砸下來，公孫毅趕忙向下一矮身，右臂趁勢往外一展，雙懷杖已經砸空落下去，公孫毅的劍「撥草尋蛇」向他迎面骨上削來，這匪徒往起一聳身已經斜縱出去，那個使厚背刀的又跟身趕到，這口刀「舉火燒天」式從上往下猛劈下來，瀟湘劍客公孫毅肩頭向右一閃，左腳探出向前一滑，矮身縱旋從右往後一轉身已經向左欺過半步來，「順水推舟」掌中劍向外一展，向這使厚背刀的右膀上便削，這使厚背刀的趕緊往左一撤身已經斜縱出去，那個使雙懷杖的猛然往回一個翻身，雙懷杖掄起「流星趕月」式左手的懷杖，奔公孫毅的頭頂砸到，公孫毅右腳往外一上步，身軀往右一提，掌中劍往上一穿，這個左手懷杖雖則砸空，可是他右手的懷杖跟着下來，這種手法十分利害，這一懷杖正奔公孫毅的左肩頭下打來，公孫毅身形已經閃過來，眼看着身形已經沒法躲閃，懷杖已落下來，這公孫毅身軀微往下矮，左腳反往前探，上半身猛然往左一恍，楞把他這懷杖前節閃開，攥着自己的右肩

頭碰下去，公孫毅的劍已翻起「白鶴亮翅」向外一振腕子，這口劍遞出去，他這變懷杖使用的招術完全用滿了，猝然間變招變式是來不及了，他努力的左腿向前一提，就這樣劍尖已經削在右膀上，竟給划了四寸長的一道血槽，中衣也破了，鮮血淋漓，往外縱身逃避，那使厚背刀的竟自縱起身來從背後撲到，這一刀他是用了十二分力量，向瀟湘劍客公孫毅背上砍來，公孫毅左脚往前一滑，微一斜身右手的劍反往後倒甩出去，「倒打金鐘」式向還使厚背刀的小腹上擦來，這種劍招用得迅捷異常，那匪徒一刀砍空之下，往右一擰身，可是已經略慢了一些，這一劍又擦在他的左腿上，這匪徒哎喲一聲，往前一騰身，竄出六七尺去，趕到再往地上一落，這條左腿已然用不上力，踉蹌的撞出三步去，摔在亂石上，原來這兩名匪徒是南海天鷲幫的門下，龍頭朱老義的弟子，一個叫水蛇謝振，一個叫海豹子崔洪，這兩個人在天鷲幫門下是很得力的門徒，公孫毅才闖入排雲嶺一招面就先劍傷了天鷲幫這兩個門下，這次莽蒼赴會也就險些毀在天鷲幫手內，這使厚背刀名叫水蛇謝振，受傷倒地之下，跟着從前向一排老松後面嗖嗖的飛縱起四條黑影，似箭離弦竟撲了過來，各舉苗刀向公孫毅身上便砍，公孫毅往起一聳身，騰身縱起，退出丈餘來，這兩名野苗撲空，可是一斜身脚下只輕輕一點，又自飛縱起二次追過來，公孫毅此時安心不和他們拚鬥，兩野苗二次撲到，公孫毅以掌中略一遲招立刻退走，自己是安心想找那萬山王鄧傑一決雌雄，竟自把身形施展開，倏起倏落，直撲正南一帶亂峯頭，這兩名野

苗見沒阻擋住來人，他兩人一聲怪叫，從後面緊追過來，可是這時那柳如烟在石金龍救護了秦梅貞之後，一清菴主又現身保護他兩人，自己不願作無謂的就擒，竟自往那排雲嶺上翻下來，他因為現在自己算落了單，不敢冒險，盡力的掩蔽着身形，居然被他闖上排雲嶺，這上面到處裏有荆棘荳草，尤其是夜間更容易隱匿，柳如烟也辨着方向奔金沙谷，可是他來的時候太湊巧了，正是師父瀟湘劍客公孫毅，不願意和苗人拚鬥，已經撤身往裏面淌進去，柳如烟一到竟被那苗人發現，一名苗人剛要縱身往前追趕公孫毅，柳如烟往一片亂石堆後轉過來，想往前闖時忽被這名苗人發覺，他一縱身撲過來，掌中那口雪亮的苗刀，撲頭蓋頂向柳如烟劈來，柳如烟身形靈巧閃身一縱，已把這口刀閃開，柳如烟認爲苗人這麼龐大的身軀，自己正好施展小巧靈滑之技來算計他，右掌中提着劍，身形一轉已到了這名苗人的背後，這苗人一苗刀砍空，用的力量過猛，苗刀剝在了亂石上，砍起了一溜火星子，柳如烟趁勢一劍向這苗人背上扎來，這苗人一聲怪叫，他却往前一塌腰，把掌中那口苗刀橫着往外一擦，竟向柳如烟攔腰砍到，這一刀的勢子施展得迅捷異常，柳如烟上起用力一聲身騰身縱起，往旁竄出來，可是另一名苗人此時見柳如烟身形竄起來，他竟自一聲身追着柳如烟的後蹤撲了過來，這名苗人的身形起得和柳如烟不差先後，此時這口苗刀堪堪的已經遞到柳如烟的背上，只要再一往下落，柳如烟也算送命在他刀下，可是就在這種危機關一霎時，耳中聽得遠遠的有人喝叱着：擊碎你，自趨死路，跟着

兩股子嗖嗖的勁風響處，竟是兩件暗器同時打到，這殺柳如鸞的野苗他手中的苗刀「噹」的一下被打得甩落在地上，同時他身上也挨了一下，這名野苗踉蹌向右撞出數步摔在亂石堆上，柳如烟倏倏脫身已驚得一身冷汗，跟着從老松後面飛縱出一人，正是少林寺的靜虛方丈，這種野苗真是兇悍難予制服，他雖則這麼摔在亂石堆上仍不甘心，只見他猛往起一掙扎，竟自飛蹣起三口苗刀，兩口奔柳如烟，一口奔靜虛方丈，柳如烟往下一伏身，可是那靜虛方丈一攤掌中的方便鏟，竟把這三口苗刀完全打落，一斜身形反撲了上去，落到這苗人近前，把方便鏟向他頭上一恍，喝聲：殺不盡的蠢奴！敢再逞兇，你就休想再回苗山。說話間靜虛方丈把方便鏟一擺動，縮鏟頭遮鏟尾，「噹」的一下用月牙尖子竟把他身上的金環鏟斷，這名野苗才嚇得不敢抬頭，靜虛老方丈一點手，帶着柳如烟如飛的往裏淪來，這時玉麒麟洪俊已然率帶一隊青雲山莊的弟兄攻進排雲嶺之後，把排雲嶺已經把守住，靜虛老方丈是從排雲嶺左側上來的，靠左邊山峯一連也有十名盾牌手分守在排雲嶺上，這時所有放卡子到排雲嶺的兇苗野人全已經被迫得後退，但是這殺人往裏一衝，裏面早得了信息，跟着裏面一處較高的山頭上，吹起苗山所用的號角，跟着各處潛伏的兇苗人紛紛後退，他們竟撒了排雲嶺後第二道卡子層層佈置起來，這時瀟湘劍客公孫毅已經連越過兩道山頭，沒遇到什麼阻擋，再往前是一道密排的亂松嶺，這嶺嶺很長，蜿蜒里許如同一座小城，忽高忽矮，可是綿延不斷，瀟湘劍客公孫毅一打量這種形勢，遂

霍然上來，這段亂格橫只於有十幾丈高，在武林中能乎翻上這種嶺頭不費什麼事，不過瀟湘劍客知道往裏多淌進一步來多一步的危險，壓着劍輕登巧縱直往嶺上撲來，往上翻到七八丈忽然聽到嶺頭上響起一聲胡哨，知道這是江湖綠林道的行動，瀟湘劍客知道上面必有阻擋的人，左手劍訣往上一壓，一提丹田氣往起一聳身，這種縱身的式子任何人看到也知道定可竄上兩三丈去，可是公孫毅這次竟自出人意料之外，眼光是注着上面，可是身形往上一縱，只起到五六尺，猝往山坡上一落，跟着騰身再縱起，却向左橫竄出丈餘，倏起倏落，忽左忽右，果然上面的暗器也同時打下來，公孫毅這麼閃避着，竟把上面暗器完全避開，騰身縱上嶺頭，公孫毅這一闖上來，腳底下才沾實，從左側猛撲過一人來，喝聲：「什麼人擅闖亂松嶺？」隨着話聲一對鳳翅鏡竟自猛砸下來，瀟湘劍客公孫毅身形往右一偏，跟着左腳往右側一撤，斜轉身一抖右臂，掌中劍「橫架金樑」向來人的雙臂上便撩，這人跟着把鳳翅鏡往外一抖，隨着公孫毅的劍往土起，他可是猛地把這對鳳翅鏡向外一分，往下一沉，再往裏一合，鳳翅鏡竟向公孫毅的兩肋上橫殺，公孫毅一劍按空，左腳往後撤，右手劍訣往外一領，掌中這口劍隨着身形一轉，翻身現劍「玉帶圍腰」，向這使鳳翅鏡的擱腰斬來，原來這使鳳翅鏡原是東川三道嶺，伏虎莊的武師齊雲，鳳翅鏡這種兵刃，在武林中已經是絕傳的兵刃，伏虎莊這位齊雲，還是得北派的絕傳，他在鳳翅鏡上真有些絕妙的手法，不過現在跟瀟湘劍客公孫毅，一碰上招，瀟湘劍客劍術上更

是四十餘年的功夫，鍛鍊的火候純青，他的一字慧劍，大江南北沒有敵手，此時對付鳳翅鏡齊雲，兩下把招術一撒開，就在這一帶亂石起伏的山頭，攻守進退，各自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兩下動手在十餘招，勝負未分之下，突然衝過一隊野苗，他們一現身形如凶神下界，不約而同的一齊飛起了十幾口苗刀，向公孫毅身上砍來，這種飛刀十分厲害，公孫毅用「盤花蓋頂」，把這口劍舞動上下左右，劍光把身形裹住，只聽得一片嗚嗚之聲，那八寸長的雪亮飛刀，被這口劍攔得四下紛飛，就在同時靜虛方丈從斜刺裏撲到，舞動了方便鏟，對付這般苗人，這位少林高僧決不肯再殺生害命，只向這般兇苗野人的兵刃上招呼，方便鏟舞動，野苗手中的苗刀全被震出手，他們四散逃開，這時公孫毅，脫過這幫苗人，一陣飛刀的攻擊，立刻把劍招一變，竟施展瀟湘派獨有的劍術「一字慧劍」，這趟劍術一開招，立刻把鳳翅鏡齊雲裹住，他掌中這對兵刃，竟自無法施展，在勢急力危之下，從山坡那邊飛縱起兩人，齊撲過來，接應鳳翅鏡齊雲，頭裏這個來勢十分兇猛，此人身高力大，口中發着喊聲，聲若霹靂，面如鍋鐵，兇眉惡目，手中提一柄三楞紫金錐，這種兵器形如大冰片子，使用這種兵器的，武林中輕易見不到，這也是一種絕傳的兵刃，那一個倒是身形矮小，手中提一對水面上用的東西，鐵鋼刺，飛撲過來，一齊向瀟湘劍客公孫毅動手，鳳翅鏡齊雲竟得從容退出圈外，可是一高一矮兩個敵人，他們竟不拚命動手，只把那鳳翅鏡齊雲接應的退了回去，這個使紫金錐的虛點一錐，往旁一斲

身，向公孫毅招呼道：尊駕可是瀟湘劍客公孫毅麼？公孫毅趕緊把身形往後一縱，厲聲說道：正是我在下，這人哈哈一笑道：成名的俠劍客，果然是言而有信，竟能早早的趕到莽蒼，萬山王已經在恭候駕臨，我朱老義願爲尊駕領路，此人說了這話，不再等瀟湘劍客公孫毅答辭，他帶着那使蛾眉刺的，騰身一縱，往山崖上面竄去，這時靜虛老方丈，殺退了一般凶苗野人，他們竟自分散開，各自隱蔽在蓬蒿荆棘和參天的古樹後面，竟仗着他們手中的弓箭，嗖嗖的利箭如雨點般射過來，這種野人真是凶悍異常，他們不到了刀擗在脖子上，決不肯認敗服輸，這種頑強抗拒，任憑你多大的忍性，也難再忍下去，靜虛老方丈一擺掌中方便鏢飛縱上這段山崖，掌中鏢擺動後，撥打着射過來的利箭，已經搜尋到兩名野苗，把他們全打傷在山崖上面，這個使紫金錐的，他一報出姓名叫朱老義，這正是南海天鷗幫的龍頭當家的，他點名叫姓的說出萬山王鄧傑已在等候公孫毅，今夜大家闖排雲嶺，原本想暗將金沙谷，偵查虛實動靜，可是如今已然挑明了，只好趁這時一直的撲到金沙谷，和萬山王鄧傑一決雌雄，瀟湘劍客公孫毅決不遲疑，決不思索，一歷掌中劍跟蹤而起，緊攝着龍頭朱老義的後蹤追趕下來，可是瀟湘劍客公孫毅往峯頭上一闖，又險些被這兇苗野人利箭所傷，公孫毅剛剛上來，忽然身後有人高聲招呼：公孫老師慢走，我有要緊事和你商量，瀟湘劍客公孫毅腳下一停，一回頭，見一人矯如颯風，如飛而至，正是鎮江府的三才劍鍾彥，瀟湘劍客公孫毅忙說道：鍾老師，敵人已燃明着叫陣，叫

我們入金沙谷一會，我們怎好示弱於人，不便耽擱，咱們倒要見識見識，姓鄧的有什麼厲害手段，三才劍鍾彥冷笑一聲道：公孫老師，你也太以的老實可欺了，萬山王鄧傑是什麼東西，他竟敢這麼張狂，他不出來親自迎接，我們焉能就聽他手下一羣狐羣狗黨的呼喚，我們用不着他們來引路，有本領自會搜尋他，瀟湘劍客公孫毅，一抬頭找那天鷗幫的龍頭朱老義，已經蹤跡不見，公孫毅已然明白，這朱老義是不懷好意，萬山王鄧傑決不會這麼傳命令，自找難堪，跟着靜虛老方丈也飛縱過來，向公孫毅道：公孫老師，鍾老師所說不差，這天鷗幫的龍頭朱老義，此人武功出衆，可是沒有一點大量之材，將才他手下已然敗在我們手中，此人定要立時報復，我們索性往上攻，他決沒走遠了，瀟湘劍客公孫毅答了聲好，相率往前面一段山坡上撲過來，飛縱上十幾丈來，靜虛老方丈招呼道：往東五六丈外，那裏黑影亂竄，似有人動手，我們趕緊接應一下，這時三才劍鍾彥頭一個騰身飛縱撲了過去，瀟湘劍客公孫毅靜虛方丈全跟蹤而上，趕到近前，見正是玉麒麟洪俊，被五名凶苗野人，和一個江湖道包圍上，動手的地方，又是一段傾斜的山坡，玉麒麟洪俊形勢上十分不利，三才劍鍾彥，一個燕子穿林式，身形猛縱起猛撲過來，人到劍到，掌中劍往外一遞，一名野苗哎喲一聲，三才劍鍾彥劍往起一揚，一支金環被甩起半天，竟把這野人的身上金環給挑落，耳輪的皮被他豁開，那會不疼得怪叫，三才劍鍾彥這口劍施展開，巧如生龍活虎一般，玉麒麟洪俊得到這種接應，精神一振，手底下又加增

次力氣，還口紫金刀，上下翻飛，和他動手的一個江湖道，一條亮銀鍊子槍，如餓龍飛舞，招術上很是厲害，此時三才劍鍾彥頭一個撲到，人往下一落，已經傷了一名野人，這名江湖道手底下略微一慢，鍊子槍竟自沒撤回去，被洪俊的紫金刀給交住了，趕緊往鍊子槍當中一截，嘩楞一聲，鍊子槍的前半截往刀頭上一捲，玉麒麟洪俊右臂一用力，左腳已然飛起，一個橫身剝子腳，把這名江湖道踹下山坡，此時這一般野人們紛紛逃避，洪俊所帶的弟兄，已經撲上來，這般野人再用利箭飛刀，有着盾牌手來對付他們，野人們沒有用武之地，只好呼嘯着往山裏邊退去，這一帶可沒有正式的山道，靜虛老方丈，向玉麒麟洪俊招呼道：洪老師，請你不必再往裏溜了，我們的人沒有多少，你就把守這所關過來的要緊地方，不要叫那般野人再衝過來，我們往金沙谷裏探一下子看看，玉麒麟答應着立刻分派手下弟兄，在這一帶的嶺頭上，潛伏把守，幾人竊往前騰身竄出去，後面有人招呼道：老師們慢走一步，瀟湘劍客一回頭，見柳如烟如飛而至，來到近前，向公孫毅道：老師，過排雲嶺後，一塵菴主翻過排雲嶺，發現一條道路，大約是奔金沙谷的一條捷徑，菴主已經把形跡隱匿，在那裏搜尋查看一下，叫我找尋老師們也要投奔那條道路，瀟湘劍客等一聽，有奔金沙谷祕徑，這是最難得的事，可是剛要按着柳如烟指示的道路，折轉奔西南，靜虛老方丈忽然飛縱到近前，低聲向公孫毅說道：此時我們直撲那條祕徑，一定被這一帶暗中伏守的敵人發覺，只怕我們不容易溜進那條祕密的道路，老衲要用明

修棧道，暗渡陳倉之法，我先往山南這邊，直撲過去，引起這一帶伏守的暗樁現身動手，你和鍾老師，再奔那條祕徑，叫他們顧此失彼，我把他們先戲弄一番，再追趕去，決不誤事，瀟湘劍客公孫毅，和三才劍鍾彥全答了聲：很好，這位靜虛老方丈把掌中的方便鏟一個盤旋，嘩楞楞的上面鋼環亂響，猛向迎面這段山頭撲上來，這時公孫毅和三才劍鍾彥也虛張聲勢，飛撲兩邊的叢林茂草，沒有道路的地方，趁勢把身形隱去，柳如烟退向來路，他却繞着奔那條新發現的祕徑，靜虛老方丈今夜把少林派輕身術三十六精義中，行宮十二字訣，盡量施展出來，這種功夫，完全是內三合精氣神，完全合而為一，是一口氣的功夫，輕登巧蹤，這種快法，真如靈猿飛狐，在那殘崖峭壁，坎坷不平的山道上，輕點巧蹤，眨眼間的工夫，已經衝過一里多地來，沿途上雖還有生苗野驢，潛伏把守，可是他們才望到一些蹤跡，還沒容辨清是否真是敵人，靜虛方丈飄忽若風的身形已然一瞥即逝，三才劍鍾彥，瀟湘劍客公孫毅，從兩邊也盤旋繞躍衝入這條祕徑，直奔金沙谷，內中唯有孤鴻子蒲清平，他却是直闖排雲嶺後面的一徑平式山道，仗着掌中一口利劍，連着戰退了十幾名野苗，和三個江湖道中的能手，孤鴻子蒲清平這一來可看出萬山王鄧傑此番召集的綠林道可太多了，除了那五六個知名江湖能手之外，尙還有好多的綠林道中人物，一個個手底下全不弱，但是這滿大俠，十幾年來在青雲山莊和洪大俠精刻劍術，鍛鍊內家的功夫，現在實不是當年的蒲清平了，掌中這口劍，神奧難測，這一般平常的江湖道

中人和生苗野人，那裏可阻擋得住，他一路衝過三四道卡子，趕到翻過了玉石峯，黑龍湖，抱虎崗，這三處大卡子，忽然在一個山崗後面，一聲胡哨響過，從山崗後面，飛縱起兩人，可是手中各持着一盞紅燈，這兩人完全是一身夜行衣，青絹帕包頭，薄底快靴，入排雲嶺後，這纔看到這種明白表示出來是綠林中的人物的打扮，這兩人一現身，孤鴻子蒲清平也正飛身縱上來，這兩人往旁一閃，靠右邊那個竟自招呼道：來的敢是南荒劍客袁牢山中的上賓，孤鴻子蒲大俠麼？孤鴻子蒲清平一聽到這發話的情形，知道來人定非弱者，並且已經明白表示出，單獨爲自己而來，蒲清平立刻把劍交左手，右手往左手的劍柄上一搭，口中說道：正是在下，朋友們請亮樣兒，蒲清平是來拜山的，答話的那人，却帶着輕狂的口吻哼了一聲道：江湖道上無名小卒何必稱名道姓，萬山王鬱傑，特派我弟兄三人作引路之人，蒲大俠可願意隨我們入金沙谷麼？孤鴻子蒲清平帶怒說道：既入寶山，焉肯空回，瀟湘劍客，特來踐中允節之約，已入金沙谷，不敢帶動尊駕們接引，只有我蒲清平，年老無能，只好問路而行，願爲接引，請二位先行，蒲某願追隨朋友們之後，那人答了個好字，兩人把身形一轉，騰身而起，往這高崗後面落去。孤鴻子蒲清平，這種地方焉肯示弱，往下一矮身，也騰身飛躍而起，往這高崗後面落來，因爲已經看清了他們起落之勢，高崗後面是一道傾斜的山坡，那兩人身形一落尚未縱起，蒲清平跟他們不差先後，可是往高崗一落，耳中聽得叭叭的兩聲，兩支弩箭迎面打來，一支奔了自己的

咽喉，一支奔胸口，這兩支箭打的好生厲害，出其不意，猝不及防，這種暗器是聲發箭到，只要你聽見響聲，那箭就算到了，孤鴻子蒲清平，仗着雙臂攔在胸前，因為在這種強敵環視之下，時時得預防着暗算，箭到，蒲清平却用左手的劍柄往上一翻，把奔咽喉這支弩箭打飛，身形隨着向左微一閃，輕舒右掌，竟用姆食中三指，把弩箭尾捏住，目光一瞬之下，已看出弩箭是從山崗斜坡半腰一顆歪脖子柳樹後打過來的，蒲清平一振腕子，口中尚喝了個「打」字，竟把這支箭甩出去，這種手法真是驚人，憑這種腕力要把這弩箭當作甩手箭打出去，這完全得憑內功到了火候，才能够運用如意，這支箭才出去，伏守的一名綠林道竟自哼了一聲，跟着吧噠一聲響，弩弓甩在山坡上，這支弩箭竟打中他右手腕子，執紅燈的兩名匪黨，內中一個，同時厲聲喝叱，弟兄們不得無禮，這是首領接引的嘉賓，你們竟敢這麼放肆，跟着向蒲清平道：蒲大俠不要怒，他們無知，請，這個「請」字出口，這兩人身形又縱起來，直撲這個斜坡下面，翻下這道山崗，再有沒有阻擋襲擊的，可是這種山道黑沉沉，雖然有星月之光，全照不到，經過的地方樹木叢雜，峯嶺起伏，這兩盞紅燈，如飛一般，在這黑沉沉影中似箭離弦一般，往前疾馳，又翻過一道較高的峯頭，眼前竟有一條寬闊的山道，兩邊齊齊整整的，兩排古柏蒼松，這條道，有一箭多地長，走過這段山道，前面峯嶺突起，現出一座門戶，可也是山勢，自然形成的，往這個山口裏面一走進來，眼前的形勢一變，遠遠望到許多燈籠火把，出現在樹木叢雜的峯

腰山嶺間，眼前是一個極深的高谷，從遺山口進來完全是往下走的，傾斜山坡，孤鴻子蒲清平遭到了金沙谷，往前走出不遠來，突然嗖嗖的連響起一陣胡哨，立刻此歇彼繼，剎時間傳遍了全谷，呼哨聲一遍，從那林間嗖嗖的連竄出兩三十條黑影來，趕到往地上一落，見現身的完全是形如鬼魅的野人，這一隊野人尤其是兇惡，身量高大，亂髮蓬蓬，身上穿着製成的熟革，上半身只斜搭着左肩頭右肋下尺許長的一片，下面却圍着一條短裙，除此之外，全身裸露，那皮膚全像黑鐵一般，腿上和胳膊上，二寸多長的黑毛，耳掛金環，兩隻血球似的眼，閃爍着兇光，翻鼻孔，大嘴岔，露着雪白的牙齒，每人全是跨着一壺箭，攆着一張弓，在左肋下尙插着一排飛刀，掛着一盤套索，手中一半是提着苗刀，一半却是鏢槍，赤着足，可是他腳踏在山道上，足踩得那碎石塊沙沙的亂響，那血肉之軀，竟比那石頭堅實，身形一縱出來，立刻往兩旁一分，那手中提的苗刀，舞動了一下，刀尖子故意的往地上猛着一劃，噹的一聲，擊起一溜火花，那執鏢槍的，也把槍桿往山道上，連連的頓着，起一片零亂的聲音，這正是示威於來人，那兇惡的眼光，完全死釘着孤鴻子蒲清平，這位蒲大俠，雖則置身如同鬼域一般的方，可是絲毫不爲所動，眼光連看他們也不看，執燈引路的兩個綠林道，脚下已然放慢，從這般野苗當中穿着走，孤鴻子蒲清平也是緊隨在他們兩人身後往裏走來，見這片山谷中，並沒有什麼房屋，隱約的看到，兩三箭地外，靠谷的後面，似有幾間房屋，不過形如獸圈似的，完全是用枝葉，未

除淨整根的樹幹搭成，往裏走出不遠來，後面又起了呼哨之聲，遠遠的又現出，四隊紅燈，並且如飛的向這邊疾馳過來，蒲大俠隨他們往前走出不遠來，迎面來的紅燈已近，見執燈的全是二十多歲，驍悍矯健的弟兄，這四隊紅燈往旁一分，只見後面有五個人，從容的往這邊走過來，執燈引路的這兩個綠林道，他們往旁一退說了聲：我們首領萬山王已經親自來迎接尊駕了，孤鴻子蒲清平雖則對於萬山王鄂傑是久聞其名，可是自己決沒會遇過他，這時相隔已近，不禁十分驚異，在燈影下見當中這人，年紀也在五六旬以上，頭頂已禿，只在腦後，垂着一個極細的髮辮，身形不過五尺以上，瘦削的面龐，兩腮無肉，顴骨很高，兩隻眼深臥在眼眶內，可是閃着一種異光，眼神中帶着殺氣，蒼白的面色，唇上稀疏的短鬚，穿着件土黃綢子長衫，下面是白布高腰襪子，一雙便履，這種形神相貌，看不出什麼驚人之處，只不過從他眼光中辨別出內功已有根基，不過這僅是內行能看的出來，可是此人竟自在邊荒一帶，威鎮苗疆，為綠林道的盟主，此人定有驚人之處，相離已近，萬山王鄂傑抱拳拱手向孤鴻子蒲清平道：蒲大俠，我鄂傑久仰大名，如春雷皓月，雖然同在南荒路上，可是竟自無緣拜識大俠的豐範，想不到竟會在金沙谷瞻仰蒲大俠的豐範，何幸如之，可是瀟湘劍客公孫老師傳怎的到這時還不肯一露俠蹤，叫我鄂傑失望得很，蒲清平拱手說道：鄂老當家的，不要這麼客氣，我蒲清平可不敢當，不過忝列武林，寄身在俠義門中，作一名小卒，不過是供前輩們面前奔走，鄂老御威鎮邊荒，蒲

清平是久仰大名，借着公孫老師踐約之便，在下冒昧前來，鄧老當家能不嫌我蒲清平來的急莽，我就感激不盡了，瀟湘劍客他身爲赴約的主人，焉能不到，鄧老當家的，他不過今夜定然能趕到金沙谷，剛說到這，從西邊一帶懸岩峭壁間，一陣弓弦響，猛然一回頭，只見三條黑影，倏起倏落，可是在這三條黑影後面，嗖嗖的利箭向黑影射去，這三個施展輕功的人，真可以說是快勝脫弦之箭，後面的箭緊追，說時，居然全射空了，眨眼間已從懸岩峭壁間，撲下谷底，孤鴻子蒲清平，已然看出來的全是自己人，因爲內中有一條方便鏢鏢頭上發着光芒，這定然是靜虛老方丈，這萬山王鄧傑，眼中看到這種情形，是說不出的苦，幸而在暗影中，他臉上變顏變色，還不致於被別人看出來，在這種情形下，萬山王鄧傑就算是栽了，因爲他這次是安心要把瀟湘劍客公孫毅，折服在自己掌握中，更要趁莽蒼山之會，一振自己的萬兒，在邊荒一帶做綠林的盟主，和那威震邊荒的大俠洪五範分庭抗禮，所以他這次所邀請的人，非常厲害，全是綠林道中成名的人物。

第三章 婆心苦口難渡惡根人

萬山王鄧傑所約一班盜黨，請公孫毅等走進他臨時搭蓋的木屋中，這班風塵俠隱一打暈木屋中，只見點着四盞松子燈，燴得烟火騰騰，裏面並沒有什麼陳設，只有十幾個樹墩，算是坐具，更用幾塊

青石架起，來做爲桌案，大家全數走進屋中，鄧傑抱拳拱手道：「老師父們可得多包涵，我鄧傑來叨惹蒼山，絲毫沒有預備，貴客降臨，我連一杯清茶全不能供獻，這可實在是太簡慢大家了，瀟湘劍客公孫毅，忙答道：「鄧老師不要客氣，我們全是一樣，不過爲得是借這名山勝地一會，誰也沒想在這裏做爲久居之地，鄧老當家的，何必存抱歉之意呢，苗山王鄧傑，先前本是滿臉含笑，此時忽然把面容一整，正色說道：「在座的一般江湖同道，武林前輩，我鄧傑自幼失身綠林，在綠林道中，混了一生，我和瀟湘劍客公孫毅已經是多年的舊仇，鄧傑已經是衰老之年，我們在江湖上創蕩一生，何必再留來世債，所以要和瀟湘劍客把兩家的事，弄個了斷，我鄧傑在邊荒一帶，是常常的寄身在苗疆中，我們走江湖的做出事來得叫朋友們看得起，我不願意以人傑地靈四個字取巧，所以揀定了這麼個乾淨的所在，請瀟湘劍客前來，在這裏一決雌雄，我們原定約是中元節，也就是明天，可是公孫老師竟能在今夜早早趕到，倒也很好，我們現在事情很簡單，沒有多少牽纏，可是我鄧傑原不願意，牽扯一般同道們，跟着淌這種混水，可是現在兩方面是一樣的情形了，一般朋友們全是存着彼此互相見識見識，不過過去是冰火不同爐，公孫老師以劍術獨創一派，以俠義道標榜門戶，把我們綠林道中的朋友們，看得一文不值，無論我們走到什麼地方，全要受到壓制，我鄧傑雖然是綠林中的朋友，但是生有一身傲骨，我最痛恨的是別人輕視，此次一般俠義道老前輩到場，這也很好，我鄧傑在老師父們面前也要表

明心窩，我鄧傑跟公孫老師新仇舊怨，必須在今夜解決，可是，我還要向老前輩們請求，就是從今以後，在邊荒一帶，要爲我綠林道的朋友留一條路，我鄧傑情願做罪魁禍首，我綠林道的事，由我鄧傑一面承當，弟兄們在邊荒一帶下手擄買賣，請武林老師父們，要爲我們弟兄們留一碗飯，不要再趕盡殺絕，我鄧傑領率綠林道的朋友向老師父們面前請求，就是從今以後，不得干涉我們綠林道中的事，有人破壞我們，就是與我鄧傑不兩立的敵人，可是我們對於一般老前輩們，所住的地方，定要盡力避免，決不去絲毫招擾，彼此各不相犯，保持着雙方在江湖道上不再有衝突的事，我想這點小事，老師父們，定能高抬貴手，爲我們這般綠林小輩，留一條道路，我鄧傑就感恩不盡了。」孤鴻子蒲清平，見鄧傑果然說出這種話來，這簡直是安心在金沙谷威脅俠義道，得承認他是綠林盟主，遂冷笑一聲道：「鄧老當家的，你這番高論真叫人敬服，不過鄧老當家的你這種主張，我蒲清平認爲有些不合之處，我是個胸無成竹的人，心裏有什麼要說出來，我覺着大家倒痛快，江湖道上，無所謂俠義，無所謂綠林，反正全是四民以外的人，我你全在江湖道上奔波，所走的道路不同，竟自分別出各走一個門路，江湖中良莠不齊，就有那逞強霸道，強取豪奪，多行不義的，我們既然寄身俠義道門中，遇上這種人就不能置之不問，誤會嫌怨，焉能避免，可是江湖道義足以解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豈容顛倒，多大事自有正義來解決，鄧老師竟要爲綠林盟主，使我俠義門中人退出邊荒，爲得綠林道任性動爲，

無人再阻撓，那豈不成了強梁世界，這種情形，鄧老師們也是過於有些妄想了，依在下良言相勸，鄧老當家的，你能够息了這種念頭，趁此洗手綠林，一世的威名總算保持下，至於鄧老當家的和瀟湘劍客公孫老師，過去的牽纏，我們願主持公道，化干戈爲玉帛，彼此釋嫌解怨，何樂不爲，鄧老當家的能賞在下我這個臉麼，萬山王鄧傑，見孤鴻子瀟清平頗有十分藐視自己之意，越發的引起了怒火，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向孤鴻子瀟清平道：瀟大俠，這份善意，我鄧傑領你的人情，我鄧傑要想洗手，不致於等到還時，十年前我就厭倦了江湖，從那時我早有洗手之意，可是我爭強好勝之心，絲毫未減，更兼眼中看到一般沽名釣譽，以俠義道自居的，他們把持江湖道，明面上是任俠倚義濟困扶危，骨子裏可是損人利己，完全是假冒爲善，我鄧傑，雖則失身綠林，行爲坦白，我爲的看不過這般小人的行爲，我豈肯叫他們趁心如願，有我萬山王鄧傑在，叫他們多少有些顧忌，尤其是近幾年來，一個個沽名釣譽之徒，也揚威吞氣，居然連邊荒一帶也把持起來，不容他人染指，我鄧傑要跟這般小人一較長短，我若是退出江湖，那真是小人得志之時，所以……瀟湘劍客公孫毅不容他往底下說下去，截着他的話風說道：鄧傑你住口，你不過綠林道中，仗着作惡多年，江湖道上知道你這麼個人而已，正爲的一般主持正義的老師傅們，不作趕盡殺絕的事，這才容你橫行到今日，瀟大俠一番良言相勸，你反倒惡語相加，誰是小人，誰是君子，你在邊荒一帶作惡爲非，仗着你在苗疆中打得一條道路，因爲你不

常到內地作案，一般俠義道才看你活到今日，你反倒自負起來，就是你不聽良言相勸，也不應出口傷人，我公孫毅和你結仇的情形，你可以在一般老師傅面前坦白說出，何妨叫人家一評是非屈直，你若認爲遁金沙谷，是虎穴龍潭，你姓鄧的有超羣絕俗的功夫，足以逞威名，闖字號，在莽蒼山開山立寨，躍武揚威，鄧傑你就放手作一作，叫你也看看江湖道上的朋友們是否有敢動你的人，鄧傑被瀟湘劍客公孫毅遺麼罵叱責，不禁面紅耳赤，往起一站就要翻臉，這時靜虛老方丈忙向萬山王鄧傑道：鄧老當家的，老衲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論起來我不應該再多管江湖道上的事，無奈我少林寺的僧人，從佛祖開山立教以來，就不止於叫門下弟子奉經念佛，我們要多積善功，要從苦海中救衆生，爲衆生造福，爲自己修來世，所以我們凡是少林門下弟子，必須要入江湖行道，江湖上事，就不能不管了，鄧老當家的，老衲請問，此番到莽蒼山用意所在，究竟爲了什麼，萬山王鄧傑看了看靜虛老方丈，他雖然對於這位老方丈知道的不清楚，但是少林門下，很有些個傑出人才，實不可輕視，遂答道：老禪師你要問我到莽蒼山之意麼，就爲的和瀟湘劍客公孫毅舊恨難消，我們要算清舊債，所以才定下中元節之約，到莽蒼山一會，靜虛老方丈點了點頭道：既然是爲的和瀟湘劍客公孫毅清算舊賬，請問鄧老當家的，何故到苗山中不通人性殺人不眨眼的凶苗野獍帶來，鄧老當家的，你還是何居心，這種未受王化的野苗凶狠暴戾，在苗山中尙且難以制服，你把他們帶到內地，俾用他對付什麼人

，你既然是綠林中成名的人物，冤有頭債有主，漢子作漢子當，如今竟把這種凶苗野獍帶了來，倘若這般野苗散佈入漢人安居樂業之地，勢必要弄成流血的慘劇，鄧老當家的，你這麼作事，實在有些背人情背道理，老衲身為佛門弟子，眼中既已看到這些事，我焉能不管，鄧老當家的你懷着這種惡念前來，老衲看的明明白白，你是想在莽蒼山開山立寨，用這般凶如毒蛇猛獸的野苗，作你的爪牙，你這種妄念趁早收拾起來，是你個人的福分，何苦這要任意橫行，爲你自身要造無辜的殺孽，報應臨頭，後悔已晚，鄧老當家的，你和瀟湘劍客的事，由夢方的老師傅們公平處斷，解冤釋怨，正是你轉禍爲福之時，你要聽老衲良言相勸爲是，靜虛老方丈毫不客氣的這般揭穿他的陰謀詭計，萬山王鄧傑此時是變顏變色，羞惱成怒之下，却恨聲說道：老禪師你這佛門弟子，苦口婆心，可惜你用的不是地方，這般兒詞，說給鄉愚無知，他們會叩頭感謝，我鄧傑從二十多歲走江湖闖蕩四十餘年，我不會被你這般勸世文說動了，你認爲我帶這般苗人入莽蒼山，行爲不當，不過這幾十名苗人，跟隨我鄧傑在苗山中已經多年，朝夕不離，我走到什麼地方，他們要跟到什麼地方，我既能領率他們前來，就有駕馭他們之力，我造殺孽，我入地獄，却用不着他人替我担心了。」三才劍鍾彥聽萬山王鄧傑這種話風，分明是安心翻臉，遂哼了聲道：「鄧老當家的，所有今夜到場的人，除去瀟湘劍客公孫毅之外，可以說跟你姓鄧的遠日無冤，近日無仇，良言相勸，聽不聽在你，你也得給好朋友留些情面，你造死孽，你

入地獄，鄧傑，話由你這麼說，事却由不得你這麼作，俠義道中儘有阻止人爲非作惡的人，你想任意作惡，俠義道中人未死絕了，未必叫你趁心如願，今夜的事，還是各本羞天良，顧全着江湖正義不要任性而爲，無論是俠義門中綠林道中，反正全是練武的人，我們練武的有兩句金科玉律的話，就是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這麼口發狂言，毫無顧忌，你眞有些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了，和公孫毅的事解決也好，不解決也好，鄧老當家的，我們也頗有耳聞，你早安心要想在邊荒一帶，掌綠林道的盟主，在莽蒼山要立勢揚威，鄧老當家的你還是息了種種念頭，把腥風血雨，化作瑞靄祥雲，金沙谷何妨作個英雄盛會，彼此化干戈爲玉帛，從此各守自己的本分，力斂鋒芒，彼此又沒有深仇大怨，誰能和誰死不放手呢，鄧老當家的你還是聽從好朋友的相勸，若能息和公孫老師的事，釋嫌解怨，把這些情面完全送給大家，鄧老當家的，從莽蒼一會之後，誰能不敬你是英雄，誰能不拿你當朋友。」

萬山王鄧傑，不由哈哈一笑，遂說道：「我認爲這全是金石良言，鄧傑應當敬謹爲命，金沙谷英雄盛會，這也是很難得的一個聚會，我鄧傑焉有不願意之理，不過我姓鄧的有自知之明，我不過綠林道中無名小卒，再說句得罪朋友的話，不過是江湖道一個匪類，所以我們這種人，對於二字看得太重了，報恩復仇，這是綠林道中天經地義的事，任憑你欲得天花亂墜，也打不破我們這種念頭，我鄧傑在邊荒中這些年來，何嘗是我的心願，我雖然從少年時失足走入歧途，我總是生長在中原，我何致於非跑盤

荒之地，和毒蛇猛獸不近人性的野人們相處，這種情形完全是瀟湘劍客一手造成我，他不准我在中原立足，我懷恨二十餘年，當年我自知沒有力量對付他，只有忍辱苦下功鍛鍊一身的本領，我早發下誓願，在我姓鄧的臨死之前，我總要見那瀟湘劍客一面，把我二十年埋藏在心中的怨毒，完全要交給他，我鄧傑死也瞑目，所以我們這次莽蒼山金沙谷之會，任憑何人出頭，我決不能和瀟湘劍客公孫毅善罷甘休，請一般俠義道們高抬貴手，叫我姓鄧的必落得含恨而死，我們結來世的怨仇，金沙谷也就是我鄧傑落葉歸根之地，老師父們，此番入莽蒼山我姓鄧的實在是感激，承大家的天大人情，不過我對於瀟湘劍客公孫毅，定然要一決雌雄，存亡無路，我算認了命，萬山王鄧傑這個話出口，衡山派俠尼一聽是主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向萬山王鄧傑點點頭，知道此人積惡難返，無法感化，此番懷着極大的惡念而來，他說的話是言不由衷，其實他和瀟湘劍客有什麼不可解之仇，這個老兒到了這個年歲，貪心不足，他真是忘了人生還有個死在等待着，他竟要備齊瀟湘劍客公孫毅這場事，他在東南一帶要揚威立勢，掌握綠林道的盟主，所以他話鋒中十分硬，任憑朋友們怎樣苦心相勸，不肯回頭，一塵庵主遂向鄧傑道：鄧老當家的，你也在江湖中闖蕩一生，應該看輕了世上的一切，世上的事，沒有一個不了之局，既沒有百年不散的筵席，也沒有長生不老的人，就是我們佛門弟子，終日修行，也不敢認定了就能長生不老，與天地同休，鄧老當家的你看看，眼前這些人偷尼道俗，年過半百的佔一半以上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們現在居然全能活到這麼大年紀，老尼認爲天已經厚我們了，鄧老當家的，爭名奪利，爭強好勝，武林中耀武揚威，江湖中成名露臉，但是，終有撒手之時，我們未來歲月，和塵寰中，留戀，不過彈指之間，就使你把恩怨看得重，終歸有撒手之時，又何妨早早的放手呢！我願意鄧老當家的，還是多結世緣，少種惡因，善惡不過在一念之間，公孫老師和你結怨成仇，鄧老當家的，就是非報復不可，你總能把他消滅了，但是他還有一般門人弟子，知己的朋友，難道就不能給他報復了，冤怨相報，幾時方休，鄧老當家的我看你還是得放手時且放手，能饒人處且饒人，爲他人留餘地，爲自身留些道路，還短短未了之年，多結幾個朋友，少結幾個冤家，豈不是好。」萬山王鄧傑聽一塵菴主這番話，倒是說得令自己口服心服，不過他早存下野心，豈能够被這番良言所動，冷笑一聲，向一塵菴主道：「菴主，你是佛門中有作爲的高僧，一切事當然看得透澈，可惜我這種愚昧之人，辜負了你這番好意，我鄧傑只知道，冤仇不報，豈能甘心，與其落個死不瞑目，還不如爽快快的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恩怨分明，無牽無掛，一生闖蕩江湖，到收場時，無牽無掛，反覺得痛快，菴主，你這番好心，我鄧傑存在心中也就是了。」瀟湘劍客公孫毅見這般道義之交全這廖盡全力要爲兩家解冤釋怨，可是鄧傑，他竟一口咬定非和自己見個死活不可，事到臨頭，無可如何，想善罷干休是不容易了，自己剛要起立，這邊孤鴻子瀟清平，又向鄧傑道：「鄧老當家的，一般同道們懷着息事寧人

之心，想爲你兩家解決這場事，如今你竟這麼無絲毫情面，非要和瀟湘劍客公孫毅一決生死存亡不可，鄧老師你想，我們這敢作朋友的既然來到莽蒼山，焉能袖手旁觀，任憑你們爭生死亡，鄧老師依貧道看，兩下裏何必非以凶殺狠鬥作收場，難道就沒有二條路可走麼。」萬山王鄧傑冷然說道：「我鄧傑雖是江湖道上無名小卒，但我作事，沒有拖泥帶水，爽爽快快的把這場事作個了斷，我認爲還不失爲江湖朋友的本色，道長你認爲既來到莽蒼山，金沙谷不能袖手旁觀，這倒很好辦，我鄧傑要不攔胃昧的在大俠們面前領教幾招，不論那位肯賜教，我鄧傑情願意奉陪，大俠們入莽蒼山金沙谷，一顯身手，不止於我鄧傑願意一開眼界，就是我這般朋友們，也沒有不願意和老俠客們，印證印證各人的功夫，不過我和公孫毅的事情，不是別人能够參與代替的，只要關於我們兩家的事，不來伸手多管，以武會友，是一種難得的遇合，老俠客們又何妨一展身手，瀟湘劍客公孫毅，見萬山王鄧傑居然向大家叫起陣來，這種狂妄的情形，令人難忍，遂厲聲說道：「鄧老當家的既然是安心和我公孫毅一決生死榮辱，我們就無須再牽纏他人，只要鄧老當家的你光明磊落的和我公孫毅一清宿債，我是決不叫鄧老當家的你失望的。」這時南海天鵬幫龍頭朱老義，却站起發話道：我在下有兩句話得向大家交代一下，萬山王鄧老當家的和瀟湘派劍客公孫老師積怨多年，今夜要在金沙谷，一分強存弱危，可是這欠金沙谷之會，雙方各帶了一般知己的朋友前來，這件事很公平，凡是在江湖道中走的朋友，從來對於

和自己稍有友誼的，我們講究患難相扶，以義氣爲重，我們交朋友，也就是爲分到危難關頭，互相撐手，至於你酒食醜酢，那是一般平常人無味的來往，我們闖江湖道的，誰也不肯交那種無味的朋友，此次金沙谷萬山王響傑以綠林道本來面目，和行俠作義的瀟湘劍客，因爲宿怨難消，定約在金沙谷一會，變方的友好，只要知道信息的誰也不能夠坐觀成敗，袖手不管，我們江湖道的義氣，就是在這種地方能見出來，疾風知勁草，患難顯賓朋，也正是今夜這種情形，雖然說漢子作漢子當，以響老當家的和瀟湘劍客，全是江湖上成名人物，我們知道，他們兩下，誰也不會含糊了，我們來到金沙谷，是我們做朋友本身的事，我們要盡我們朋友之情，江湖道的義氣，願意爲兩家解冤釋怨，但是他兩家積怨太深，今夜我們變方的友好，縱然強作主張，他們兩下礙着朋友的情面，不敢不答應，可是終歸是不能就此算完，離開金沙谷，難免還要作尋仇報復的舉動，這是必然的事，與其叫他們兩下裏牽纏不休，還不如爽爽快快今夜做個了斷，何況今夜所到金沙谷的，全是出類拔粹的武林能手，這般難得見的人物，尤其是像我朱老義這類人，很願意和俠義道們一會，既然現在變方各自堅持已見，誰也不肯退步，那只有以武力解決，分個強存弱死，倒是件痛快事，但是，我朱老義雖是一個江湖道的小卒，可是爲朋友的事，我能掏出心血來爲朋友賣命，我認爲我朱老義既然到場，就不能袖手旁觀，一般俠義道們，我們也應該是這樣想，那麼我們何妨借着他兩家的事，我們在金沙谷，作一次江湖英雄會，

萬山王鄧老當家的，也別管他是否安心要在莽蒼山開山立寨，爲江湖道綠林道的領袖，我們雙方不妨在這時各顯身手，把各人武功本領上擅長的功夫，在這裏施展一下，互相較量之後，定有勝負之分，那時也不必再做什麼爭論，甘敗下風時，自然是退避三舍，從此在東南一帶以及邊荒上，也就不必再隱武揚威，還慶一來是很公平的事，我們分過強弱之後，他們兩家的事，也就互相從此放手，我朱老義是江湖道上一個粗魯人，也不會說什麼客氣話，拙見是這樣，但不知一般老師父們以爲如何。」天鷲幫龍頭朱老義這番話出口，孤鴻子蒲清平知道今夜金沙谷不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決不會放手算完，並且萬山王鄧傑此次在金沙谷，他是安心要揚威立「萬兒」，他不只於是跟瀟湘劍客的私仇，暗中他這正是要對付領袖東南俠義道的洪五絕，金沙谷一會之後，他完全要把洪大俠推倒，所以今夜這場事，決不能善了，遂向天鷲幫龍頭朱老義道：「朱老當家的，你倒真是快人快語，這樣辦也好，一般朋友們既來到金沙谷，做一次英雄盛會，也算沒白來，那麼咱們互相印證印證，各人的武功也倒是一件快事。」靜虛老方丈跟一塵菴主，見孤鴻子蒲清平已然答應了朱老義的辦法，事情是無法挽回，只有一拼生死，這時萬山王鄧傑站起來，向龍頭朱老義拱手道：「我鄧傑不才，爲我個人無能，不能爲江湖同道保全臉面，我和公孫毅的事，本想自身的事自身了，不想一般好朋友們不肯袖手旁觀，現在大家既然要以武功本領相見，我也不好攔大家的高興，不過最後我和公孫毅可得要一決雌雄，分

個強弱出來，好把我們多年這筆舊債在今夜把他償還清楚，到那時，無論多親多近的朋友，可不要出頭再阻擋，老師父們請到外邊，也好各展所長。」萬山王鄧傑發話之後，大家紛紛站起，還是請一般俠義道們先走，靜虛老方丈，一塵菴主，三才劍鍾彥，柳如烟，瀟湘劍客公孫毅，相繼走出門來，後面跟隨的就是金沙谷鄧傑所請的綠林道，大家來到外面，一看外面的情形，只見外面萬山王鄧傑早行佈置好了，因為金沙谷到排雲嶺一帶，險要的地方，算是全被八衝破，除了尚有幾處青雲山莊的子弟兵沒有到的地方，依然有苗人守護着，大部份苗人全退入金沙谷，圍着金沙谷的四週，懸崖峭壁上，尚有十幾名苗人分散開，每人持一隻火炬，在高處把守着，其餘的苗人，全在谷內，這時外面點起二十多隻火把，這種火把，比較平常用的大，又是在這種像醜惡的苗人手內舉着，每一隻火把竄起二尺多高的烟火來，他們分散在四週，把谷當中這片空地閃閃，當中很好似一片練武場，這一般俠義道和綠林道，分東西兩邊，相對的站在那裏，萬山王鄧傑出來之後，却向這般俠義道一拱手道：「我鄧傑還有一點小事得交代，我鄧傑眼前這些位朋友，全是江湖上的同道，爲我鄧傑的事，遠路而來，到金沙谷來爲我鄧傑了解這場事，現在我們已然全說穿，必須要以武力解決，但是除了我們兩個冤家對頭之外，我想彼此間既沒有深仇，也沒有宿怨，以武會友，是江湖道的本色，我盼望大家，要點到為止，誰也不可下絕情，施毒手，我想老師父們必然要俯和我鄧傑所請。」天鵬幫龍頭朱老義含笑點頭

道：「鄧老當家的不必囑咐，我們當然是這樣，江湖道上的事，多結一冤家，和多交一個朋友，誰也分得清，想得到，我們入金沙谷的，可以說全是久歷江湖的人，誰能做這種愚蠢事，現在我朱老義願的請求，武林老師父們那位肯首先賜教，我朱老義願給老師父們墊墊招」，孤鴻子蒲清平此時在二十多支火炬下，看到還南海天鷗幫龍頭朱老義，眉目間帶着一片殺機，他是一個朋友的身份來在金沙谷，現在竟自心懷惡念，並且首先叫陣，他是安心要在金沙谷耀武揚威，此人手底下必有特殊的功夫，超羣的本領才敢這麼狂妄，孤鴻子蒲清平遂向這龍頭朱老義稽首道：「朱老當家的，既然這麼高興，一顯身手，貧道願意奉陪。」兩下同時走出來，轉到眼前，這片曠場的當中，龍頭朱老義向孤鴻子蒲清平道：「蒲大俠，我們全是寄身江湖道中，咱們可以不作那種無味的客氣，更無須作那種虛偽的謙虛，久仰蒲大俠劍術超羣，八仙劍術獨得一種絕妙的手法，與武林中所傳的不同，我朱老義願在蒲大俠面前請教。」孤鴻子蒲清平，微微冷笑，向龍頭朱老義道：「朱老當家的，我們可曾經說在頭裏以武會友，彼此沒有深仇大怨，下場子就過兵器，不怕朋友見笑麼。」龍頭朱老義哈哈一笑道：「蒲大俠，你也過於拘謹了，還有什麼不可以，我們此番在金沙谷一會，全要各盡所長，把個人武功所得，在這裏施展一番，有什麼妨礙，蒲大俠不要客氣，兵刃雖然是凶器，但是全在使用兵刃的人，我們不安心下絕情施毒手，互相印證印證手法，又有何妨。」孤鴻子蒲清平，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既

然朱老當家的願意較量兵刃，恭敬不如領命，我在下情願奉陪。」這時，龍頭朱老義一回身，向萬山王艷傑一拱手道：「有勞主人叫他們把兵器送過來。」這時，早有一名苗人，從龍頭朱老義的大弟子，水蛇謝振手中把朱老義的紫金錐接到手中，他翻身一縱如同飛鳥般竄過來，因為蒲清平跟朱老義走向場子當中時，朱老義是拘着主客之禮，他們總算艷傑這邊至近朋友，所以他搶着站下首，他過來是緊走向南邊，出去五六丈一轉身，他既然把地位站好，孤鴻子蒲清平，只好在北邊，相隔兩三丈遠停身止步了，這時苗人飛縱過來送兵刃，這名野苗是安心要先給孤鴻子蒲清平一個苦頭吃，這種凶如野獸的苗人身形飛縱起，他竟自直向着蒲清平停身處竄進五尺多高，身軀帶着風，他那腳是正奔蒲清平的后腦海，好凶暴苗人，猝不及防之下，蒲清平要是被他的足踏上，就是當時斃命，這種苗人自幼赤着脚在山道上跑慣了，他們的手足如同野獸的蹄爪一般，他是安心要傷孤鴻子蒲清平，可是蒲清平焉能被他傷着，任憑他身形縱起怎樣快，他帶得一股子勁風，蒲清平背着身子已然覺查出，微一擰身，從眼角中已然望到這個野人捧着紫金錐，身形飛縱向自己躡來，蒲清平低叱了聲：「孽障，往後一恍身，竟自把這野人的身軀讓過，蒲清平的手現在還是空着，把肥大的道袍袖，猛然向起一甩，向這野人的背上一拂，喝聲：「去吧，雖則是沒看出是用掌打實，可是這個苗人，竟被蒲清平振臂一拂之下，身軀出去足有丈餘遠，砰的一聲摔在地上，這苗人竟自叫了出來，蒲清平口念無量佛，隨說道：「孽障

，你也敢暗算貧道，貧道看在三清教主的面上，留你這條活命，這個苗人軀幹強壯，雖則疼的出了聲，他手中的兵刃依然沒撒手，騰身躍起，竄到了龍頭朱老義面前，把紫金錐遞過來，苗人這一手想逞凶作惡，饒未能得手，反倒先吃了這麼個大虧，連龍頭朱老義全覺着面上難堪，那萬山王鄧傑，也跟着算栽了跟頭，這般野人全是自己統率而來，這種逞凶無禮，真要是得了手，他可以厚着脸皮當面賠罪，可是反正叫來人吃了大虧，這個苗人求榮反辱，萬山王鄧傑，跟着栽這種跟頭未免冤枉，幸爾孤鴻子蒲清平是成名的俠客，那肯作那種小人的舉動，並沒回頭向萬山王鄧傑責問，可是鄧傑不得不遮蓋遮蓋臉面，這名野苗翻身縱回來，鄧傑往前一縱身，伸右掌，撲的一把把這苗人胸前斜披的半臂抓住，用苗語厲聲喝叱：「蠢奴，你敢不守山規，藐視山主不能懲治你麼。」這萬山王鄧傑也是要當衆立威，右臂往起一揚，跟着左掌往這野苗的小腹下一伸，往起一托，把這凶如野獸的苗人，竟自舉起，雙臂一用力，竟把這苗人拋了出去，砰的一聲，摔到丈餘遠，這苗人也真是晦氣，討好獻功未成，被蒲清平一掌打出去，摔得已經頭昏眼漲，疼痛難忍，現在又被山主萬山王鄧傑這樣的懲罰，二次被摔，他竟自倒在那兒，半晌才往起爬，他的夥伴過來兩名，把他架起，這個苗人這時幾乎要犯了獸性，兩隻血球似的眼，幾乎要弩出眶外，他咬牙切齒看了萬山王鄧傑，更望着孤鴻子蒲清平，他恨不得一口把蒲清平生吞下去才解恨，喉間不住的連發着吼聲，但是畏懼萬山王鄧傑的威嚴和懲罰，不取再

發作了，他可是依然歸隊，站在東邊一排苗人內，此時龍頭朱老義，把紫金錐接在掌中，却搭訕着向孤鴻子蒲清平道：「蒲大俠，這種凶暴的野人，雖是已施教化，終是難脫獸性，還是蒲大俠寬宏量大，饒了他一死，我朱老義實在感謝不盡。」孤鴻子蒲清平冷笑一聲道：「朱老當家的，這叫作惡者自食其報，略施懲戒，叫他也知道這內地裏比不得窮山惡水間，任他們像野獸般猖狂，這點小事不足介意，朱老當家的你就賜教吧。」孤鴻子蒲清平此時一抬手，把右肩頭上劍柄抄住，往外一伸右臂，嗆的一聲，龍吟劍撒出鞘來，這口劍雖不是寶刃，但是也超越平常的刀劍，九煉純鋼打造，劍身上藍汗汪如一泓秋水，劍撤出來，却交到左手，倒壓在左掌下，丁字步一站，右手四指向左手劍攢上一搭，身形微往下一矮，說了聲：「朱老當家的請賜招。」這位南海天鷗幫龍頭朱老義，也答出個「請」字，立刻把掌中的紫金錐，往面前斜着一橫，却把左掌往右手面上一搭，也按着武林中的規矩，向孤鴻子蒲清平一施禮，跟着把門戶亮開，斜着向左連趕了三步，跟着身形向回一轉，右手向右跨後一撤，矮身進步，左手掌却要橫在紫金錐上，孤鴻子蒲清平左手倒提劍，右手起劍訣，劍訣往起一抬，跟着右臂向下一翻，劍已換在右掌中，左手起劍訣，斜身側步，左手劍訣向後指着，劍身已捋到左跨後，這樣斜身側步，跟龍頭朱老義，走一樣的路子，兩下交錯着，各把身形往回一旋，這位天鷗幫龍頭朱老義，口中又說了聲：「在下要現醜了。」

第四章 利劍輕揮一陣勝三雄

他跟着腳底下，暗中用力，脚尖一點地，騰身而起，飛縱過來，離着孤鴻子蒲清平尚有四尺遠，脚尖一找地，竟自把掌中紫金錐，向前探過來，仙人指路，向孤鴻子蒲清平胸前便點，孤鴻子蒲清平容他紫金錐已然遞到，微往左一恍身，掌中劍，從左跨旁往起一揚，劍尖向上，腕子向右一恍，劍身橫往紫金錐上截來，龍頭朱老義，這一式本是虛招，向外一點已然抽招，往回一帶右臂，紫金錐撤回，可是他第二招沒變過來，孤鴻子蒲清平的劍竟自用太公釣魚式，向朱老義面上點來，朱老義趕緊向左一恍頭，閃開劍尖，他掌中紫金錐，一振腕子，腰橫玉帶向孤鴻子蒲清平的左肋上逼來，孤鴻子蒲清平左手劍訣往外一領，身形倏轉，腳底下一個繞盤旋，反把身形撤出去，可是已經趁着旋身之式，龍吟劍帶過來，劍身上帶着風聲，向龍頭朱老義斜肩帶臂便劈，龍吟劍從他頭頂上劈過去，身手，畢竟不同，這一劍來的式子非常勁疾，他往下一縮身，身形矮下去，龍吟劍從他頭頂上劈過去，龍頭朱老義，身形往起一長，他掌中的紫金錐也翻過來，斜插柳，向孤鴻子蒲清平的右跨上便砸，蒲清平往起一騰身，竄起丈餘來，往下一落，已經退出六七尺，把這一紫金錐閃開，可是龍頭朱老義一招走空之下，腳底下向前一滑，往前一個連環步，已經跟蹤趕到，毒蛇出洞，紫金錐繞着身形遞出

去，向孤鴻子蒲清平背上便扎，孤鴻子蒲清平對於龍頭朱老義跟蹤趕鴨早已覺在身軀趕緊往前一俯，右腳隨着向左一滑，腳尖擦着地，錯出半步來，左手劍訣，向左用力一帶，身形竟向左拔起來，單足點地，金錐獨立式挺左一擰，掌中還口劍可翻過來，照着龍頭朱老義的右臂上斬去，孤鴻子蒲清平這一招使喚的，才算見出來劍術上的功夫火候，朱老義的紫金錐遞出來，僵扎空了，反倒被這一劍逼住，抽身撤招全來不及，他猛然左脚向自己身後一撤，身軀向下一矮，這條紫金錐向地上一擰，要憑掌力，把紫金錐橫帶過來，橫掃孤鴻子蒲清平的下盤，但是蒲清平那還能容他這麼施展，在這一劍斬下去，龍頭朱老義髮身撒臂之下，孤鴻子蒲清平，暗中右腳尖用力，原招不變，只把左手的劍訣二次用力向後一甩，向起一揚，左手的劍訣，向左邊天空一指，身軀被這一帶又轉過少半週，掌中還口劍，斜着往下一展，大鵬展翅，變爲撥草尋蛇，這一劍正向龍頭朱老義的左肩頭上削來，龍頭朱老義，溜條紫金錐未能趁心如願那麼施展，人家的劍已經到了，再想閃躲，那還來得及，把肩頭向後一甩，但是孤鴻子蒲清平，劍鋒已經沾到他肩頭的衣服，可是蒲清平在這時，因為他是天鳴幫的首領，叫他在這時戒這種大眼頭。和他算結了宿世之仇，掌中劍無形中往裏一合腕子，劍身平直往朱老義的肩頭上一按，趕緊的左脚向前一擰，右腳尖暗中用力，身軀竟出來五六尺，左腳尖一找地，跟着把掌中劍往前一帶，身軀一轉，仍然是面向着龍頭朱老義，提着手口劍，左手劍訣往劍身上一指，成爲恨福來遲。

式，口中却在說着：「朱老當家的紫金錐果然高明，貧道領教了。」龍頭朱老義，此時身形也往起一提，紫金錐尖向地，左手也往紫金錐一搭，說道：「蒲道長，你真是長者，劍底留情，朱老義甘拜下風。」蒲清平道：「那是你承讓。」這時龍頭朱老義一轉身，自己就叫知難而退，分明是在金沙谷栽個到底，可是蒲清平劍下留情，成全自己不致於在天南一帶，失去了領袖天鷗幫的地位，暗存感激之心，可是身形才轉過去，竟有一人飛身縱出來，喝聲：「蒲老道，你不用耀武揚威，錢四爺要會會你，劍術上的高招。」龍頭朱老義暗恨道不知進退的東西，分明我已經輸在人家手內，你還這麼不知進退自取其辱，不過攔阻已經是來不及，只好由着他去丟人現眼了，過來的正是龍頭朱老義的弟子，小銀龍錢四立，平時他就在師兄弟中狂妄異常，什麼人也看不起，龍頭朱老義屢次的管教他，按理說掌幫頭的師父已經出去動手，作徒弟在這種情形下，就無須再搶這個頭了，朱老義此時是苦在心中說不出來，只好是退了下來，向萬山王鄂傑，一拱手道：「鄂老當家的，我實在無能，不能替你增光，萬山王鄂傑忙答道：「朱老師說那裏話來，勝敗乃是常事，算不得什麼。」鄂傑口中雖是這麼說着，他是暗中不悅，認為南海天鷗幫龍頭朱老義那麼大的威名，在金沙谷不肯賣命，他的三絕弩石震天南，爲什麼不施展，憑他那種獨門暗器，好歹也給我鄂傑爭個頭陣，看起來姓鄂的和你不够交情，今夜叫你朱老義開開眼，看看姓鄂的最後手段，也叫你們這幫江湖道，知道些警戒，萬山王鄂傑是怎樣難惹

的人物，不提他們各各人的心意。這小銀龍錢四立，縱身竄出來，一派驕狂之氣，他把三尖兩刃刀早已撒在掌中，其實蒲清平關排雲嶺時早見識過他們了，此時既然下場子那能不與他打招呼，這種狂妄無知的江湖道，倒是得警戒警戒他，總得叫他知道些進退，免得輕妄無人，在江湖道上，作惡逞凶。蒲清平遂向他微點了點頭道：「錢老師你也要貧道過過兵刃麼，很好，你的三尖兩刃刀上面定有絕招，請賜教，貧道與你接招。這小銀龍錢四立，只答了聲：「好」，他是絲毫沒有禮貌，挺身而進，直接過來，遞刀向蒲清平胸前便扎，孤鴻子蒲清平把掌中劍，往起一提劍身，往外一挑，噹的一聲，把三尖兩刃刀封出去，左手劍訣向後一指，這口劍往自己左肋旁倒翻過來，長虹貫日，從上往下，向小銀龍錢四立頭頂上便劈，小銀龍錢四立刀被蕩開，蒲清平的劍到，左腳往左一撤步，身軀一橫，掌中帶口三尖兩刃刀用足了力，橫着往上接來，硬往蒲清平的劍上猛崩，他打算的好，想着一招把蒲清平的劍磕飛了，兩下的兵刃往一處一合，噹的一聲，火星四濺，蒲大俠掌中把腕子往下一沉，劍尖往起一揚，小銀龍錢四立還口刀，順着蒲大俠的劍鋒往上擦去，人家劍沒出手，他的刀幾乎握不住，虎口震得火熱，這時蒲大俠猛然一翻腕子，這口劍帶着風聲，嗖的向他胸前斜斬來，小銀龍錢四立的刀已經揚上去，急切間掙不回來，故這一招只好右腳用力向身後一滑，向左倒閃身，肩頭一沉，蒲清平這口劍擦着他頭後旁斬過去，小銀龍錢四立嚇了個一身冷汗，這才知道蒲大俠劍術果然神奇，他把這

一招閃過，刀已經帶過來，一咬牙，右臂用足了力，這口刀竟向溝大俠的右腿膝下砍來，溝大俠劍也過去，錢四立的刀到，溝清平右脚尖順着地而向前一滑，身軀倒轉，玉麟劍翻身，劍在右掌中提着，身軀這一旋轉過來，往外一抖掌中劍，噲的一聲，劍鋒正橫砍在他刀身上，這次溝清平腕子上已經用了十成力，小銀龍錢四立，這口刀竟被震得往起揚到三四尺高，幾乎脫手，孤鴻子溝清平往回一撤劍，因為動手過招，這是可以分出勝敗來，所以孤鴻子溝清平，認定了錢四立得認敗服輸，那知這箇不知進退的東西，他在羞惱難當之下，却用這種陰險的手段，他也明着是右臂往下一沉，一劍身，身軀已經轉得險向北，看看分明是縱身逃退下來，可是他竟用這種狡詐的手段，以退爲進，身軀轉過來，他竟不肯走，猛然從左往後，倏然一旋身，這口三尖兩刃刀，從右往後倒着，老樹盤根，猛向孤鴻子溝清平雙腿上砍來，這一式他進得出其不意，手底下又十分快，這一刀眼看着就算是砍中了孤鴻子溝清平的雙腿，溝清平猝然一聽之下，左腳用力往左一滑，掌中劍劍尖往下沉，向右一甩，竟向他三尖兩刃刀上崩去，這一招也是險到萬分，錢四立的刀已經沾到了溝清平的腿上，竟被這劍猛向外一震，給蕩了出手，孤鴻子恨透了這種狡詐的手段，孤鴻子溝清平那還容他逃走，劍尖竟順着他左跨後，叱的一聲扎上了，這小銀龍錢四立，哎呀一聲，身軀雖縱出來，左膀以上，身軀向地上一撲，咬牙忍痛，奮力的又往起一縱，但是二次又往地上一摔，要按他那種行爲，孤鴻子溝清平要是也和他一樣，此

時往前一起步，叫他可以立時斃命，但是孤鴻子是成名的女俠，錯非是恨透了他，決不肯傷他，小銀龍錢四立一連兩次掙扎躍起，這時，他的師兄水蛇謝震，師弟水上飄趙明，全縱身竄過來，水上飄趙明伸手把他架住，退了下去，那水蛇謝震左手拉一對鑽船鐵拐，用右手向蒲清平一指道：「蒲老道，你敢動手傷我們弟兄，看起來，你們這般沽名釣譽的俠義道，心比蛇還毒，動手過招，手底下何得這樣絕情絕義，江湖道上也豈留一點香火之情，蒲老道，今夜就是讓你耀武揚威，難道我們將來就不會報復麼，現在謝老師偏要和你再走幾招，有本事把我們南海天鷗幫的弟兄全料理個淨光，倒是上策，不然的話，今夜的事完了，將來也是麻煩。」孤鴻子蒲清平厲聲喝叱道：「你先少發狂言，你先亮出萬兒來，這錢四立是你師兄弟了。」水蛇謝震道：「一點不差，正是我同室學藝的弟兄，我在下叫水蛇謝震。」孤鴻子蒲清平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你們是只能責人，不能責己，朋友你眼睛不差，應該看得清楚，我蒲清平是否不能容人，你也應該說個公道話，貧道手下留情，分明是可以取他的命，無怨無仇，我一個出家人，焉能下絕情，施毒手，可是他已經在戰敗之下，不肯甘心，竟自趁貧道不備，猛下毒手，貧道扎傷他三劍，不過略施懲戒，換在別人，恐怕不會再留他活命吧。」這時水蛇謝震，他明知道師弟小銀龍錢四立情實失理，不過動手受傷，是可以站住脚步，遂厲聲說道：「蒲老道用不着辯種口舌之利，我師弟已經被你所傷，我這個作師兄的，明告訴你，定要替他報這一劍之仇，

你就接招吧。」孤鴻子蒲清平微微一笑，好在他們在排壕嶺一帶，已經全露過兩手，手底下功夫，雖然不弱，但是滯入俠那把他們放在眼中，喝了聲：「謝震你只管進招，貧道要替你掌幫人教訓詠們這般無知的少年，水蛇謝震喝叱了聲：「少發狂言，身形往起一縱，猛竄過來，鑽船鐵拐已經分到變手，身軀一欺近了，變拐掄起，照着蒲清平頭頂上便砸，孤鴻子蒲清平身軀向左一撤，變拐砸空，蒲清平掌中劍斜着往外一展，向水蛇謝震右臂上便削，水蛇謝震變拐砸空，孤鴻子蒲清平的劍到，他變臂猛然向左一帶，變拐往左翻過來，往蒲清平的劍身上碰來，蒲清平左手劍，向下一指，往左一領，右手的劍隨着往下一沉，左脚斜着一繞步，玉蟒翻身現劍，這一劍斜肩帶背，向水蛇謝震劈來，水蛇謝震變拐二次砸空之下，孤鴻子蒲清平的劍，帶着風聲劈下來，他全身猛然往下一俯，向右一恍肩，身軀閃出去，蒲清平的劍離着他頭頂寸許砍過去，水蛇謝震身軀矮着，變拐隨着往外一掄，從左往後翻身旋轉，變拐向蒲清平的兩腿橫掃過來，蒲清平往起一縱身，身軀竄出七八尺高來，往下一落，已經退出五尺，水蛇謝震變拐走空，他往起一長身，變拐向前一抖，借力使力，身軀縱起，已經跟蹤趕過來，右手拐向蒲清平背上便砸，蒲清平背着身軀，變拐的風聲到，蒲清平左手以劍訣回外一展，上半身也向右一擰，犀牛望月式，上半身翻轉，掌中劍向自己的左邊，猛砍下來，正斬水蛇謝震的左臂，謝震左臂往下一沉，左手的鐵拐翻過來，反向劍身上砸，孤鴻子抽招換式，把劍術施展開，點，崩，截，

挑，刺，扎，劍訣用得火候到，功夫純，一招一式發出來，另有一種神妙之處，這口劍一撒開招，這龍八卦劍術，以龍頭朱老義尚不能取勝，他這般做徒弟又那裏是蒲大俠的對手，這時兩下已經過到十餘招，水蛇謝震把勢拐上的功夫盡量施展，下絕情，施毒手，只是不能取勝，並且勢拐還不進招去，水蛇謝震惡念陡生，掌中的這對鑽船鐵拐，用了個野馬分鬃，勢拐平伸着身形旋轉，連環進招，向蒲大俠左肩頭和左肋竄來，這一招他用得非常勁疾有力，鐵拐上帶着嗖嗖風響，蒲清平身形往後略退，水蛇謝震趕緊的往左一擡身，腿下用力一點地，騰身一縱，向西南角這邊竄過來，孤鴻子蒲清平喝聲：「勝負未分之下，何得退走。」左手劍訣往劍身上一按，身軀往前一縱，隨着他的身後，縱竄過來，那知謝震身形一退下來，右手的鐵拐已經合到左手，身軀往西南角這邊一落，一揚腕子，掌中竟發出暗器，兩隻喪門釘，同時打出，一隻奔小腹，一隻奔胸口，蒲清平的身軀已然縱起，暗器打得正是正巧，於蒲大俠的身軀懸空之際，喪門釘眼看打中了蒲清平，孤鴻子蒲清平此時身軀懸着，喪門釘到，在這種情勢下，危險萬分，可是蒲清平武功已經到了火候，在水蛇謝震一斜身，眼中看到他肩頭一動，所以這種地方就仗着經驗豐富，心細如髮，不容等水蛇謝震身形轉過來，就准知道他是要發暗器，這可是四肢動作的一種至理，並沒有離奇的說法，只要這兩條胳膊要有動作時，肩頭必然先動，所以他斜着身子，尚沒轉過來，孤鴻子蒲清平已然發覺他，背着身子，右臂的動作，他分明是要以暗器

取勝，孤鴻子瀟清平，是往前縱的身形，沒容他暗器打出來，自己把丹田氣往下一沉，身軀竟自在中途往下一墜，兜門釘趕到打過來，孤鴻子瀟清平在身軀將落未落之際，這條右臂掙出來，掌中這口劍，噲噲兩聲把兜門釘全打落地上，孤鴻子瀟清平二次縱身而進，只有脚尖輕輕一點地，已經撲到了水蛇謝震的背後，掌中這口劍隨着追出來，謝震暗器打空，自己知道孤鴻子瀟清平決不肯善罷干休，他左腳趕緊向外一划，猛然一個鴿子翻身，掌中這對鐵拐，用足了力量猛翻過來，孤鴻子瀟清平的身形到劍進過來，水蛇謝震，他早有預防，所以手底下快，他這對鐵拐，竟奔瀟清平的劍身上猛砸下來，孤鴻子瀟清平，因為險遭暗算，手底下又不肯留情了，他的雙拐砸下來，瀟清平身形往下一矮，左肩頭向外一恍，掌中劍也隨着往外一沉，腕子向裏一翻，倒拉金爐，這一劍兒奔水蛇謝震的雙腿上削來，孤鴻子瀟清平這口劍，是從下往上拉，往起一翻，正奔他雙腿的膝蓋上，劍招變化的如同電光石火，迅疾異常，水蛇謝震鐵拐翻空，再想換式全有些來不及了，努着力往左一擰身向外一縱，無論他如何快法，也難躲避瀟清平這這一劍，在他轉身一縱之間，瀟清平的一劍嘯的竟削在他左腿上，貼着左腿膝蓋旁往上削出來，立刻一道血槽，那樣健壯的小夥子，身形雖然縱出來，已然挺不住勁，腿底下一軟，向前倒去，那水上飄趙明，飛縱出來把師兄架住，此時萬山王雲傑不能再看下去了，因為天鷲幫龍頭朱老義，先前和孤鴻子瀟清平動手的情形，自己十分不滿，此時見他的門徒連着傷在瀟清平的劍

下，萬山王鄧傑的心願已遂。認定了那南海天鷲幫龍頭朱老謔，就算和蒲清平結下不解之仇，自己正爲得叫他們這樣，對於瀟湘劍客公孫毅所請來的人，必須全反臉成仇，自己好施展所定的毒謀鬼計，最就心的，是兩下裏有打出交情來的人，那一來對於自己的計劃多有不利，萬山王鄧傑往外要縱身時，靠他身左側竟有一人招呼道：「鄧老當家的，你先等一等，這種地方你可得讓我們一陣，誰叫我們是客呢。」萬山王鄧傑扭頭，見發話的正是東川三道嶺伏虎莊鳳翅劍齊雲，自己趕忙抱拳拱手道：「齊老師，請你慎重一些，以武爲友，點倒爲止，不要學他們那種海最狹窄，不顧身份動手傷人。」萬山王鄧傑，這分明是暗中用話譏諷孤鴻子蒲清平。這位鳳翅劍齊雲，答了聲：「鄧老當家不用擔心，我自知謹慎。」這位鳳翅劍齊雲，身形一縱過來，左手已然拉着一對鳳翎劍。他是安心要和孤鴻子蒲清平，鬥一鬥兵刃上的功夫，因爲動手的時候，雖則蒲清平連着取勝，可是並沒見出他這口劍上有多麼微妙來，不過和他所對手的人，武功平常，本領太弱，所以在相繼敗在他手下，鳳翅劍齊雲，身形往遠邊一落，離着蒲清平還有六尺遠，停身止步，右手往左手提的鳳翎劍尾上一搭，口中說聲：「蒲大俠，劍術高明，叫我齊雲真是多闖眼界，金沙谷既然和蒲大俠幸遇，這是難得的機會，我齊雲不度德不量力，要在蒲大面前領教幾招。蒲大俠可肯賜教。」孤鴻子蒲清平左手提着劍也一還禮，含笑說道：「齊老師太客氣了，蒲清平沒有什麼真功夫，齊老師掌中這對鳳翎劍是成名的武器，名震兩川，

我蒲清平久仰大名，現在既肯賜教，蒲某願陪齊老師走幾招。」鳳翔銳齊雲說了聲：「這是蒲大俠特別的抬愛我，請你亮劍進招，恕我齊雲無禮了。」說話間他左脚往後一撤，身軀微往下一沉，鳳翔銳已然分到變手，孤鴻子蒲清平此時已把門戶亮開，兩下裏互相說了個請字，各自走行門；邁過步，鳳翔銳齊雲，身形略微的展動，腳下一點地，揉身而進，向孤鴻子蒲清平猛撲過來，掌中的鳳翔銳、變銳齊向孤鴻子蒲清平的腰前一點，這是虛招，用鳳翔銳來開路，孤鴻子蒲清平身軀向左略斜了半步，向左一閃，右手中的劍往起一翻，貼着鳳翔銳齊雲的右臂外往裏一進劍，劍尖向齊雲的肩井穴削去，齊雲原本是虛招，在變銳向外一點之下，左脚已然向左邁出去，身軀向左一提，右手的鳳翔銳向外一穿，左手鳳翔銳，鳳凰展翅，反向孤鴻子蒲清平的右膀上削來，孤鴻子蒲清平這一劍削空，鳳翔銳判，左手劍訣向外一領，左脚尖順着地面一划，身軀倏轉，掌中劍也隨着向外翻，竟向鳳翔銳齊雲攔腰斬去，這種劍招帶着風聲，鳳翔銳齊雲左手的銳遞出空招之下，蒲清平已然翻身進劍，這口劍奔自己的右肋上斬來，他身軀向左斜着躬，變銳一齊的向左一帶，猛向孤鴻子蒲清平的劍上綁來，這種地方，他是完全要以鳳翔銳銳身上的力量取勝，變銳封過來，孤鴻子蒲清平焉肯叫他鳳翔銳和自己的劍碰上，身軀猛然往下一沉，向左一矮身，用平沙落雁，左手的劍，劍尖向下一翻，撥草尋蛇向齊雲的腿腕子上削來，鳳翔銳齊雲，騰身縱起，避開這一招，身體往下一落，孤鴻子蒲清平腳底下一個箭步

，這種步法，身形不往起縱，划着地面跟蹤追到，鳳翅鏡齊雲身形才往下落，孤鴻子蒲清平掌中劍，玉女投梭向齊雲的背上刺來，鳳翅鏡齊雲已覺出背後的風聲到，他脚尖一點地，猛然從左往後一個翻身，手中提的鳳翅鏡隨着翻身之勢已然掄起，向背後颯來，他這種翻身進招，用得還是十分巧妙，孤鴻子蒲清平，劍也就是才遞出來，他的雙鏡翻過來，蒲清平往下一沉腕子，就這樣還被他這鳳翅鏡的尖子掃着了劍身，劍往下沉下去，鳳翅鏡齊雲已經翻過身來，他左脚更向前一欺，雙鏡一分，左手的鏡竟向孤鴻子蒲清平的前橫截過來，孤鴻子蒲清平劍才沉下去，齊雲的鏡到，蒲清平右脚反往齊雲這邊一上步，把沉下去的劍往起一提劍柄，劍身奔鳳翅鏡齊雲的右臂下掠來，齊雲抽摺換式，把這對鳳翅鏡施展開，劈砸蓋挑，綳鎖動拿，雙鏡上下翻飛，原來武林中使用這種兵刃的就少，鳳翅鏡齊雲，這對兵刃是北派名家所傳，他師父名叫劉得茂，是一個老鏢師，以掌中一對鳳翅鏡走遍江湖，齊雲拜在這位老鏢頭的門下，很得了老鏢頭的真傳，他竟自來到江南地面，要以北派的絕傳功夫為本門中昌大起來，在大江南北要佔一席之地，志向雖大，但是他這種本領，論功夫是有了，可是要想在大江南北，揚威立足，還差得遠呢，江南一帶，多是練內家的功夫，相交武林中一般綠林道這一來，他在綠林中倒是威名日重，所以跟這個萬山王鄧傑結為至友，萬山王鄧傑早蓄野心，凡是江湖道中有特殊本領的，他全竭力的結納，為是為個人樹勢力，這次他安心是要在東南一帶，為綠林盟主，領袖江湖，他

竟把這般人全請到莽蒼山，爲他自己打天下，鳳翅鏡齊雲此時這一跟蒲清平動上手，他把雙鏡上的功夫，盡量施展出來，孤鴻子蒲清平倒也十分佩服他鳳翅鏡上果然有獨得之祕，孤鴻子蒲清平把劍招也施展開，兩下一搭上手，已經連進了二十餘招，見鳳翅鏡齊雲安心和自己拚命，他一招一式，完全要和孤鴻子一拚生死存亡，蒲清平遂也把掌中劍的劍招一緊，用三十六路天星劍，來對付他這對鳳翅鏡，這種劍術一施展出來，變化無方，神妙難測，鳳翅鏡齊雲，正用了招勢龍騰珠，雙鏡圍過來，向孤鴻子蒲清平兩太陽穴便合，孤鴻子蒲清平只把身軀微往後閃，腳下並沒離原地，掌中這口劍，往起一翻，向鳳翅鏡齊雲的雙臂上橫截，鳳翅鏡齊雲雙鏡點空，他身形往前搶半步，左肩頭向後甩，左手中的鳳翅鏡往起一翻腕子，單鏡找劍身，右手的鳳翅鏡可推出去，向孤鴻子蒲清平的小腹上猛戳來，孤鴻子這一劍遞了空招，他的鳳翅鏡已經到了貼身處，鏡尖子堪堪已經沾到衣裳，孤鴻子蒲清平右腳往起一拉，左手劍訣向上一展，右手劍尖向下一垂，向鳳翅鏡上橫着向外一封，可是一招分兩式，往下一封鳳翅鏡時，腕子一動，這口劍立刻翻起樵夫問路，劍尖向鳳翅鏡齊雲的兩門點來，齊雲趕忙往後一甩頭，身形向後盤旋，一反身，雙鏡掄着，帶着風聲，向孤鴻子蒲清平右肋上砸來，孤鴻子蒲清平左手劍訣向外一領，身形由左向後盤旋，掌中劍橫掃千軍，竟向鳳翅鏡齊雲攔腰斬來，齊雲往起一掣身，身形拔起七八尺高，往下一落，向前竄出五尺左右，腳尖一點地，跟着倒踩七星步，身軀由左往

後，一連兩個翻身，又欺到孤鴻子蒲清平的身旁，鳳翅鏡單鳳朝陽，右手的鏡奔孤鴻子蒲清平的面門便砸，蒲清平手隨劍走，盤旋轉身，那鳳翅鏡閃開，白鶴亮翅一劍向齊雲的左膀上削來，這鳳翅鏡齊雲手底下功夫倒是出自名師所傳，他掌中這對兵刃在北派中已成絕傳，大江南北，使用這種兵刃的尤其是少見，孤鴻子蒲清平把劍招施展開，兩下裏一搭上手就是二十餘式，這鳳翅鏡齊雲，把一身所學也盡量施展出來，這對鳳翅鏡劈砸蓋挑，剪鎖丟拿，一招一式，施展出來，獨具一種手法，孤鴻子蒲清平此時倒頗有憐才之意，一連兩次已經險些傷了他，竟用懸崖勒馬的手法，把已經撒出去的招數，收了回來，可是鳳翅鏡齊雲此次來到莽蒼山金沙谷，所有萬山王鄧傑所邀請出來的朋友，大半全是江湖道上江湖中成名人物，鳳翅鏡齊雲，確是在東川三道嶺立住腳，佔據着三道嶺四十餘里的山地，所有三道嶺的出產完全成爲他的私產，舖場子教徒弟，在東川算樹下極大的勢力，他可是出身北派，今日在金沙谷，所有到場的人，只有自己一人是北派的武功，所以要拼命和孤鴻子蒲清平一戰，爲北派江湖道中人，保全臉面，所以他此時這對鳳翅鏡盡量施展起來，他又何嘗看不出來孤鴻子蒲清平有讓招之意，但是自己成敗的關頭，不能顧及江湖道上的信義了，金沙谷倘然當場失敗，東川三道嶺就不能再立足了，他懷定了這種心念，所以步步逼緊，手底下越發的加了十二分的力量，這對鳳翅鏡上下翻飛，兩下動手幾乎三十餘招，在動手時，兩下進招能够纏戰到三十餘個照面，這是很少見的，孤鴻

子蒲清平見鳳翅鏡齊雲決不肯認敗服輸，這就應了那句話，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了，這時鳳翅鏡齊雲正用了招葉底摘花式，右手鳳翅鏡向孤鴻子蒲清平面門上一點，右手鳳翅鏡往下翻出去，撒左手鏡，軀向前一橫，右手的鳳翅鏡已然奔孤鴻子蒲清平的胸膛橫砍，孤鴻子蒲清平劍走輕靈，脚下微一動，身軀已經閃向左方，這齊雲的右手鏡，已然進空了，身軀正橫過來，蒲清平這一閃向左方，掌中劍順水推舟，已是從自己胸前進出去，劍鋒已經到了鳳翅鏡齊雲的小腹上，齊雲這一招走空之下，反被孤鴻子蒲清平遞進招來，他在情急之下，把右手鏡向下一沉，猛往蒲清平的劍上便碰，蒲清平左肩頭向後一甩，左腳順勢向外一划，身軀成踉蹌虎登山勢，可是掌中劍已隨着沉下去，撥草尋蛇式，向齊雲的雙腿上斬來，齊雲雖見鳳翅鏡落下來，但是孤鴻子的劍已經沉下去，他的鳳翅鏡魂空，蒲清平的劍到，他再提身閃避，全來不及了，蒲清平的劍鋒眼看着已然掃到他的雙腿上，蒲清平終於是不肯下這種絕情毒手，把劍身微動，這口劍平着掃在他左腿的膝蓋下，孤鴻子蒲清平跟着向左一縱身，騰身竄出丈餘來，身軀一停一反身，左手向劍上一搭，口中說了聲，齊老師鳳翅鏡實在高明，貧道領教了，鳳翅鏡齊雲已經羞得面紅耳赤，自己幾乎廢在他寶劍之下，紅漲着臉答了聲，蒲道長劍術高明，我齊雲算是甘敗下風，可是他說完這個話，竟不肯再退向萬山王鄧傑那邊，把雙鏡合在左手，向萬山王鄧傑招呼了聲，鄧老當家的，我齊雲來在金沙谷，不能給鄧老當家的撐門面，反倒給你丟人現眼，我

齊雲實在無面目在這裏奉陪了，咱們後會有期，此人竟自毫不停留，如飛向金沙谷外面去了，蒲道長倒深服此人頗有江湖道英雄氣派，這時，萬山王鄂傑這邊，連敗了數陣，鄂傑覺得面上無光，在這種情勢下，自己實不願意別人再出場和這般俠義道會鬥，他剛要開口一招呼孤鴻子溜滑平，親自一會，這時從他身旁又縱出一人去，欲知此人何等人物，以及衆俠盜較身手，僧尼鬥神功，萬山王怒使絕戶計，幽魂谷石金龍秦極貞遭劫，遇奇人，天缺道人力服衆凶誅魔，僧道尼三教證鴛盟，全在（幽魂谷）結束。

